

2024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调研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中心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与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业界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实证研究。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 50% 组建而成，公司于 2003 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26.3 亿元，资产规模超过 357 亿元，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

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01. 摘要

1.1 退休准备情况：2024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¹ 为 5.53	2
1.2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注重稳健性，流动性偏好高	3
1.3 延迟退休意愿：预期延迟退休 ⁷ 的受访者占比较大	4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6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6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以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亟待发展	9
2.1.3 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	11
2.2 项目概况	12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12
2.2.2 样本分析	14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3.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22
3.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22
3.1.2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24
3.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26
3.2.1 个人特征：36-45 岁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26
3.2.2 家庭特征：已婚且有子女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28
3.2.3 健康特征：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30
3.2.4 教育特征：本科学历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32
3.2.5 工作特征：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指数更高	33
3.2.6 收入特征：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高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34
3.3 专题：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	35



04. 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

4.1 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42
4.1.1 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不断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最广	42
4.2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	46
4.2.1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关注账户透明、本金安全和流动性	46
4.3 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与开展	47
4.3.1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与推出	47
4.3.2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设与实际缴纳情况分析	49
4.3.3 居民个人养老金缴纳意愿分析	52
4.3.4 居民的养老金融产品需求偏好	54
4.3.5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前景展望	56



05. 中国居民延迟退休意愿

5.1 多重因素影响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	58
5.2 居民对三种方案的反馈存在差异	60
5.2.1 实验背景	61
5.2.2 实验设置	61
5.2.3 数字框架	62
5.2.4 自愿原则	64
5.2.5 弹性原则	65
5.2.6 行为实验综合分析	66
5.3 青年群体分析	67



06 结论与建议

6.1 报告内容总结	70
6.2 关于提高退休准备的建议	73
6.3 保险机构可作为的领域	74



07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01·摘要

01. 摘要

1.1 退休准备情况：2024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¹ 为 5.53

2024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与 2023 年持平，属于低退休准备指数，居民的退休准备尚待加强。在衡量指数的 6 个维度中，“退休计划完善度”略有提升，其他五个维度（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与 2023 年基本持平。

具体而言：

- 在 2023 年有高退休准备指数的省份在今年指数均有上升，而 2023 年指数低的省份则在今年有所下降，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在增大；按收入进行分组，低收入人群的退休准备水平有着明显下降，而高收入人群有所提高，不同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有所增大。
- 整体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具有 36-45 岁、已婚且有子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本科学历、在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等特征。
- 专题研究“金融素养²对退休准备的影响”：我们评估了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根据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分组，发现金融素养越高的组别，平均退休准备指数越高，同时在衡量退休准备指数的 6 个维度上都有更高的得分。



扫码查看电子版报告



扫码查看报告重点内容摘要

¹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我们采用六个关键维度（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来衡量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这些维度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以计算出一个综合性的退休准备指数。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 至 10，指数越高，表明居民的退休准备越充分。具体来说，8 至 10 分代表高退休准备指数，6 至 8 分代表中等退休准备指数，低于 6 分则为低退休准备指数。

² 金融素养是指个人处理金融事务时所展现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体现了一个人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在金融领域的认识水平。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采用了 Anderson、Baker 和 Robinson 在 2017 年发表于《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简称 JFE）的研究中所构建的金融素养问卷问题评估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水平。

1.2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注重稳健性，流动性偏好高

在受访者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中，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最广，其他方式的覆盖率较 2023 年有所提高。

具体而言：

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 / 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和银行储蓄为最多受访者选择的四种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其中，全职工作的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高于已退休受访者，反映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进步。另外，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达 35%，远远超过全国数据，该数据中有一定受访者的收入未达能够通过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受惠的水平，反映了人们对于该政策尚未有全面准确的了解。

受访者普遍对于养老金融产品³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对于投资收益和财富传承等个性化需求要求相对较低。我们推测最受欢迎的养老金融产品形式为：本金保障程度较高、流动性强、总体风险较低的以投资货币基金、短债等为主的养老金融产品。

专题研究“个人养老金”：目前受访居民的缴纳意愿较弱，实际缴纳金额较低。在理想缴纳上限⁴方面，平均理想缴纳上限为 11868 元，与制度规定的上限接近，显示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规定缴纳上限合理。样本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民、税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在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上，居民们有流动性偏好⁵以及风险厌恶⁶这两种特质。

3 养老金融产品指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理财产品、年金保险或两全保险等产品。

4 理想缴纳上限指若移除了现行制度的 12000 元缴纳上限，受访者每年愿意缴纳的个人养老金金额。

5 当产品的风险水平相近时，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好的产品。

6 在收益水平或者流动性水平相近时，受访者普遍表现出低风险偏好，且更倾向于选择养老保险作为养老投资品种。

1.3 延迟退休意愿：预期延迟退休⁷的受访者占比较大

在延迟退休的政策背景下，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3 岁，女性 58 岁）附近退休，且预期延迟退休的受访者占比较预期提前退休的大。

具体而言：

男性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62.5 岁，而女性则为 56 岁；年龄越大的受访者预期自己的退休时间越晚，此外，有子女的受访者与预期退休年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主观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以及时间偏好更强⁸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按时或延迟退休。

从养老金显示方式、基准退休年龄的设置以及退休窗口⁹的长短三个方面对受访者进行行为实验，结果表明：

1. 显示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与显示养老金总金额相比，显示养老金总金额会使受访者的预期退休时间变得更早，并削弱受访者调整储蓄的积极性，而在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上两者并无太大差异。
2. 给定基准退休年龄与没有设定基准退休年龄相比，当去除基准退休年龄后，更多的受访者选择提前退休，同时在储蓄调整的积极性上有所减弱，减少了受访者对于储蓄重要性的关注。
3. 长退休窗口（58-68 岁）与短退休窗口（60-65 岁）相比，短退休窗口使更多的受访者选择在基准退休年龄（63 岁）退休。另一方面，短的退休窗口下，选择增加退休储蓄的受访者变少，选择保持不变的受访者有所增加。缩小退休窗口能够引导受访者做出更符合政策基准的退休选择，减少提前退休的倾向，同时增强受访者对于退休财务规划的稳定感。
4. 在三个实验中对于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都较高，实验对该意愿影响并不大

专题研究“青年群体分析”¹⁰：青年群体中男性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62 岁，女性为 56 岁，综合来看，女性整体上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而男性则倾向于提前退休。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拥有子女使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更晚，其中拥有女儿的影响较拥有儿子更为显著。个人收入水平也与退休年龄正相关。另外，拥有越高金融素养和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受访者，其预期退休时间越晚。

7 这里“延迟退休”指的是新政策下的基准退休年龄（男 63 岁，女 58 岁）以后退休，而“提前退休”指在该基准年龄以前退休。

8 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问题让受访者自评其风险偏好程度与时间偏好程度，风险偏好较高的受访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容忍度；时间偏好较强的受访者倾向于推迟当前消费，以追求未来更大的收益。

9 退休窗口指能够选择退休的年龄段，我们在此实验中对比长的退休窗口（58-68）和短的退休窗口（60-65）对人们退休选择的影响。

10 青年群体指年龄在 18-35 岁的群体。

02·项目背景及概况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我国目前面临着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居民的养老财务准备带来了巨大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为 14.1 亿人，其中 0-14 岁人口为 2.3 亿人，占 16.36%；15-64 岁人口为 9.6 亿人，占 68.26%；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 亿人，占 15.38%。如图 2.1 显示，自 2014 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不断攀升。



图 2.1 2014-2024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与比例¹¹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老龄化程度的界定标准，一个国家 6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 7%，或者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目前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5.38%，达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近年来却持续下降，并在 2022 年出现了重大转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至 6.39‰，人口自然增长率自 2022 年首次出现下降后，进一步下降到 -1.58‰，如图 2.2 所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

¹¹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口数（15-64 岁）的比例，表示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抚养比越高，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越大，年轻人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负担也越严重。**2023 年，我国社会的老年抚养比达到 22.5%，较上年增加了 0.7%，**表明每名老年人需要约 5 名劳动人口来抚养。倘若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期未来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年轻人面临严峻的赡养负担。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将给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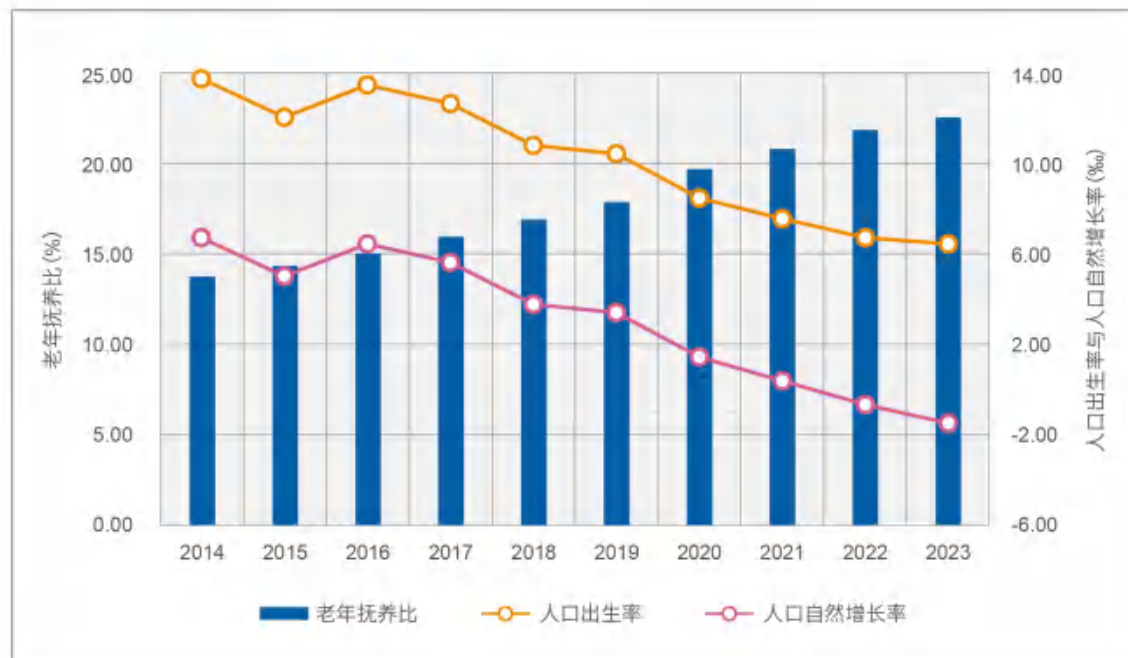


图 2.2 2014-2023 年中国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¹²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生育率的下降，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 年，中央政府决定松动已经执行长达 35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了“单独二胎”政策，出生人口在次年得到回升。2016 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政府又推出了“全面二胎”政策，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当年出生人口回升至 1800 万以上，其中“二胎”占比由 2013 年的 30% 左右提升至 2017 年的 50% 左右。

然而，随着近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年轻一代晚婚晚育现象严重。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¹³，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民政局统计，结婚率持续下降，2000-2020 年平均初婚年龄从 24.2 岁推迟至 28.7 岁，初育年龄从 24.3 岁推迟至约 28 岁。由此可见，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在缓解生育率下降方面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的一胎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

¹²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¹³ 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 版）

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如图 2.3 所示，出生人口从 2017 年开始逐年下降，到 2023 年降至 902 万；二胎以上的占比自 2019 年开始下降，同时一孩的出生人数也在逐年下降，如图 2.4，说明当前的生育政策还无法对青年群体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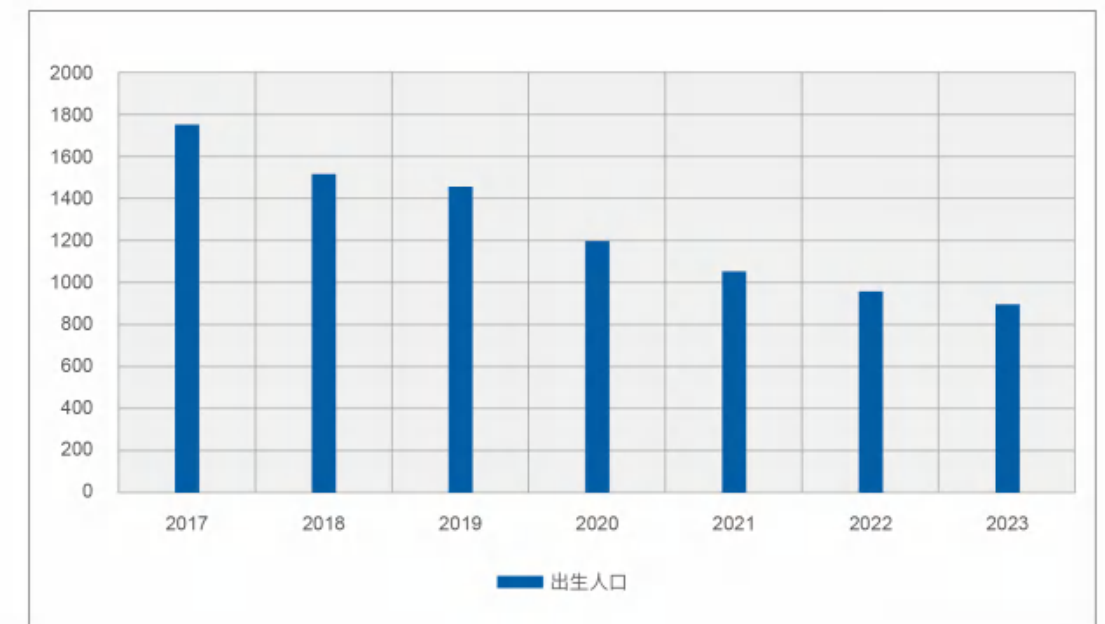


图 2.3 2017-2023 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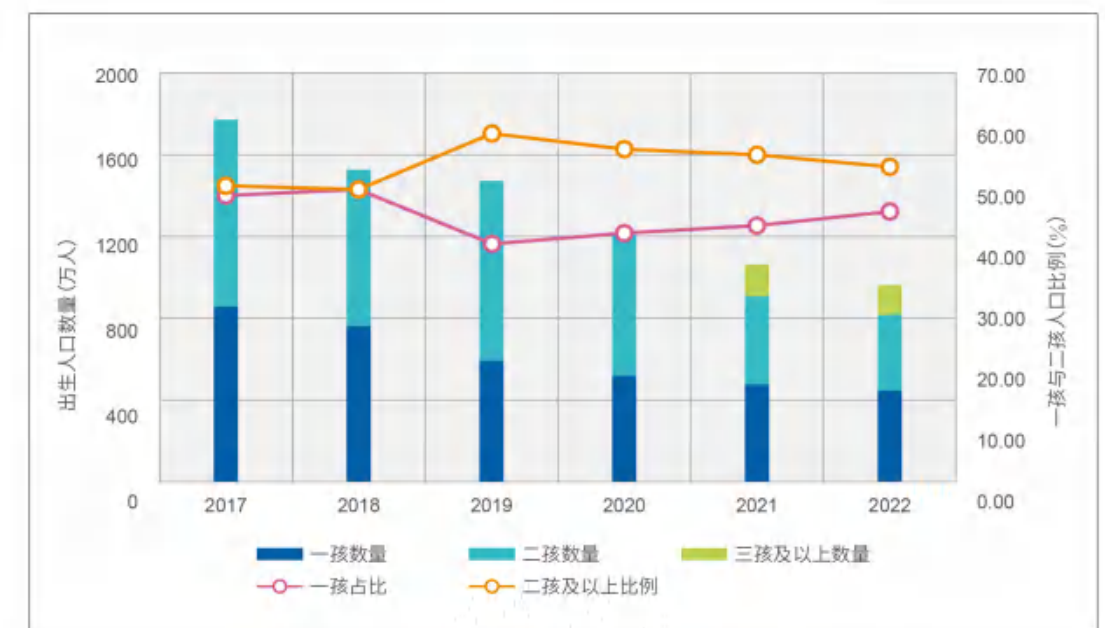


图 2.4 2017-2022 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孩次占比¹⁵

¹⁴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¹⁵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在 2017-2022 年发布的《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卫健委尚未统计 2023 年的数据

如果在未来几年内人口出生率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可以预期在 15-20 年内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会持续攀升，社会老龄少子化问题会愈发严重，而社会基本养老金的赤字困境也难以改善。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退休准备情况，包括他们对退休生活的预期、计划制定与完善情况以及生育意愿等，由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以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亟待发展

上世纪末期，世界银行关注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趋势，对很多国家的退休收入体系和制度改革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 1994 年的报告《应对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选择》中首次提出了“三支柱”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如今也被更多地称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并在全球许多国家开展了实践。在我国，第一支柱是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指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而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养老金制度与各类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肯定了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中国不断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养老金“三支柱”的协调发展十分重要。然而，我国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建立时间较晚、已有政策落实不够到位，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经过长期探索于 2022 年才正式推出。如图 2.5 所示，在中国全部养老金资产中，第一支柱养老金占据了较大部分，第二支柱占比从 2019 年的 25% 到现在超过 40%，实现了极大的进步。而第三支柱由于才开始发展，占全部养老金资产的比重几乎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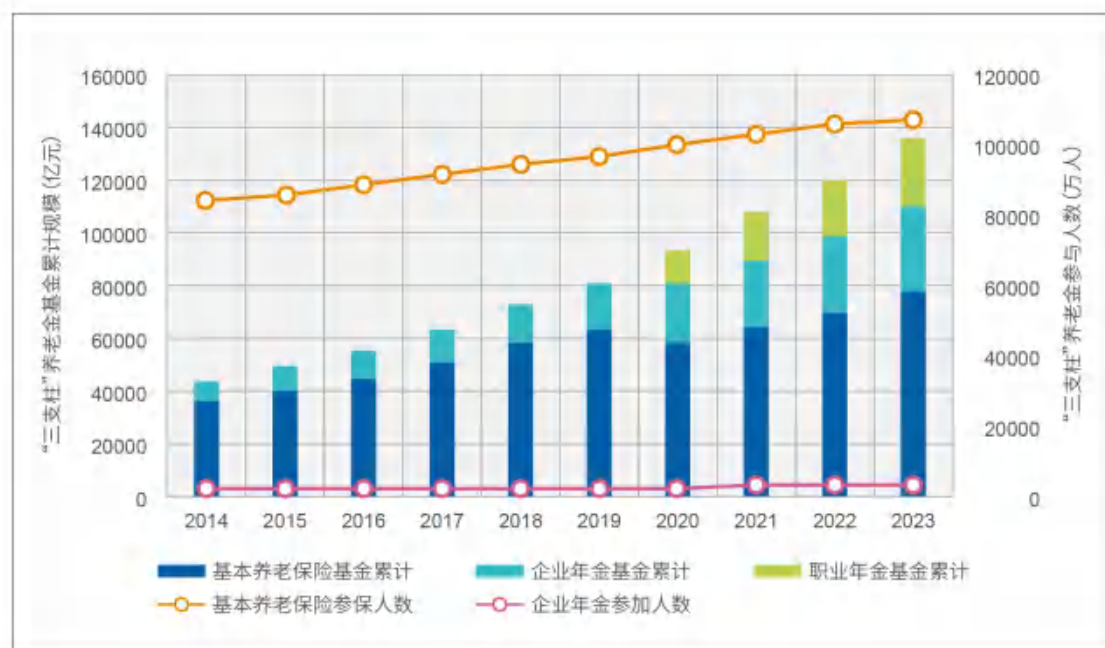


图 2.5 2014-2023 年中国“三支柱”养老金资产规模与参与人数¹⁶

16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统计快报数据》

另外，“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参与人数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在 2021 年已经超过 10 亿人，2023 年参保人数进一步提升，达到 10.66 亿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参与人数虽然也逐年提升，但目前覆盖人群仍十分有限。2023 年全国企业年金的参与人数仅有 3144 万人，不足第一支柱的 3%。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当前仅有第一支柱的退休收入保障。**

从养老金资产的绝对数额来看，我国目前的养老金资产积累规模较小。2023 年末，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约 7.8 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基金积累达约 5.75 万亿元，二者加和仅占当年 GDP 的约 10%。第三支柱方面，截至 2023 年，仅有 6000 万人¹⁷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若按账户缴纳上限的 12000 元估算，个人养老金的总规模只有 7000 亿元左右，只占当年 GDP 的 0.5%。而美国的养老金体系则以第二、三支柱为重，截至 2023 年末，美国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规模合计达 38.4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 GDP 的 150%，其中第二支柱为 22.4 万亿美元，第三支柱为 16 万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54.4% 和 38.8%。¹⁸ 相比之下，我国由于第二、三支柱发展还很不充分、积累的资产较少，“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总资产规模也较小，未来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有限。

从个人层面看，基本养老金对于居民的收入替代程度有限。以养老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城镇职工为例，2023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12 万元，当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共支出 6.3 万亿元，有 1.42 亿退休人员实际领取了养老金，平均每人领取约 4.4 万元，收入替代率仅有 36.7%。对于保障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而言，2023 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支出 4619 亿元，有 1.7 亿城乡居民实际领取了养老金，平均每人当年领取约 2717 元，月收入仅约 226 元。¹⁹ 此外，由于保障个人权益性并不是公共养老金的原则，政府可能根据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给付水平。因此，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基本养老金向上调整的政策，但仍然不足以覆盖退休人员的生活。仅依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难以实现充分的养老收入保障，养老金体系建设需要“三支柱”的协调发展。

为促进养老金体系三支柱的协调发展，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2022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10 月，人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具有税收优惠支持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我国的正式成立。该制度允许参与者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完全由自身承担，实行完全基金积累。账户中的储蓄享受税收优惠，并且可以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与销售渠道购买养老金融产品。2022 年底，我国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达到 1954 万人，到 2024 年，个人养老金的开设账户已超过 6000 万²⁰，虽然参与人数尚未达理想，但其增速较为乐观，个人养老金有着很大的挖掘空间。可以预期，个人养老金制度不仅有利于补充对非正规部门人群的养老保障，比如家庭妇女、灵活就业人员等，也能帮助高收入、高净值群体进行更专业、充分的退休准备，在退休后实现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因此，**发展个人养老金对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调研报告的“专题研究”部分，我们将具体考察我国居民目前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和参与情况，针对居民的具体需求，为完善该制度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17 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18 数据来源于《2024 年美国投资公司白皮书》<https://www.icifactbook.org/>

19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统计快报数据》

20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新闻发布会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fbh/202407/t20240723_522780.html

2.1.3 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

除了养老金多方面的改革外，退休时间也随着人口结构和预期寿命的变化而改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3 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8.6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80.1 岁。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 2012 年起以年均 300 万人的速度持续下降，而劳动力供给对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然而，我国原有的法定退休年龄制定于上世纪 50 年代，基于当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条件；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现行的退休年龄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为适应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提升，并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2024 年 9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计划在 15 年内逐步将男性退休年龄从 60 岁延至 63 岁，女性从 50 岁、55 岁分别延至 55 岁、58 岁。该政策遵循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和统筹兼顾的原则。各级政府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并协调推进养老托育等相关工作。同时，国务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延迟退休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废止此前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延迟退休对于养老制度影响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延迟退休能够改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质量，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²¹ 经过近二十年的筹备，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体现了在深思熟虑与充分研究基础上所做出的审慎决策。本次调研适逢新政策出台，在此背景下，我们将分析多种可能影响居民预期退休年龄的因素，包括个人健康状况、

风险偏好、收入水平以及对未来经济收益的重视程度，旨在揭示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居民对预期退休时点的选择。除了分析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意外，本次调研重点设定了三种情境：不同的养老金金额信息呈现方式（数字框架）、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自愿原则）、以及不同的退休年龄选择区间（弹性原则），通过这些情境研究分析了受访者在不同条件下的预期退休年龄选择及其对退休储蓄意愿的影响。此外，调研特别关注了 18 至 35 岁青年群体的退休意愿，探索该群体在退休规划上的独特倾向与需求。需要说明，尽管国家设定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我们通过调查居民的预期退休年龄，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对退休生活的期待，还可以评估他们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程度，从而更全面地反映个体对未来生活安排的态度和偏好。

2.2 项目概况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从 2013 年起启动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并连续十一年发布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

2024 年度为“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持续的第十二年。本次调研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202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和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对于受访者金融教育程度以及进一步验证金融素养的题目，更加精确了样本的群体。另外，本次调研还增加了对受访者的行为实验，我们将受访者进行随机分组，测试受访者面对不同情景做出的金融决策。这些新增的内容，能够更好地确保本次调研的学术性，并对中国居民的退休意愿有更深入的了解，形成了既能体现当前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特色、又能与往年调研成果进行纵向比较的“2024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

²¹ 可见余桔云等《全国统筹、延迟退休与企业养老金平衡能力》，2024；雒庆举《降低缴费率与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充足性的影响研究》，2023；Humberto Godínez-Olivares, Optimal strategies for pay-as-you-go pension finance: A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 2016

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由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问卷植入调查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调研家社区”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每位受访者填写完成后可以获得 4 元的现金回报。问卷发放及回收的时间为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共回收有效问卷 3713 份，覆盖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及地区，包括 3313 名在职职工（占比约 90%）和 400 名退休居民（占比约 10%）。本次调研的内容主要包含五个部分：

（1）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区、工作状态、自评健康水平、受雇单位类型、家庭人口结构、学历、收入与资产水平等；

（2）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

（3）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包括：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养老金融产品需求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与开展等；

（4）中国居民延迟退休意愿，包括：影响居民退休时点选择的多重因素、居民对三种方案的反馈、青年群体分析等

（5）专题研究，包括：金融素养、风险态度与时间偏好、老龄风险感知水平、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与参与情况等。

根据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报告将从政府、企业、个人及保险公司四个层面，为改善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提出建议。

2.2.2 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得到了 3713 个有效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情况与代表性分析如下：

（1）受访者回答问卷的平均时长为 18 分钟，其中最短用时为 8 分钟，总体上受访者在答题过程中经过了一定时长的阅读与思考，回答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受访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均衡，5 个年龄段受访者的占区间都在 15-25% 左右，其中 36-45 岁受访者占比最多，46-55 岁受访者占比最少；总体上，男女受访者占比基本相等，35 岁以下的青年受访者中女性占比更多，而 36-55 岁间的中年受访者中男性占比更多；见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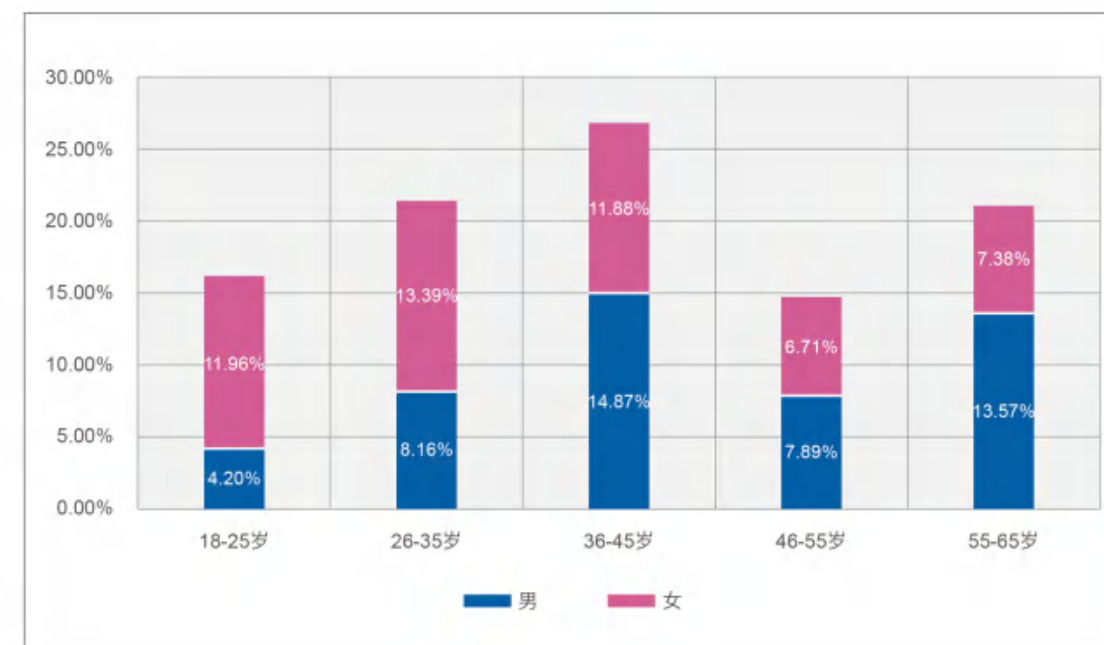


图 2.6 受访者年龄与性别分布



(3) 受访者的最高学历背景以职业技术学校和大学本科为主，二者合计占比超过 65%；初中及以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均占比较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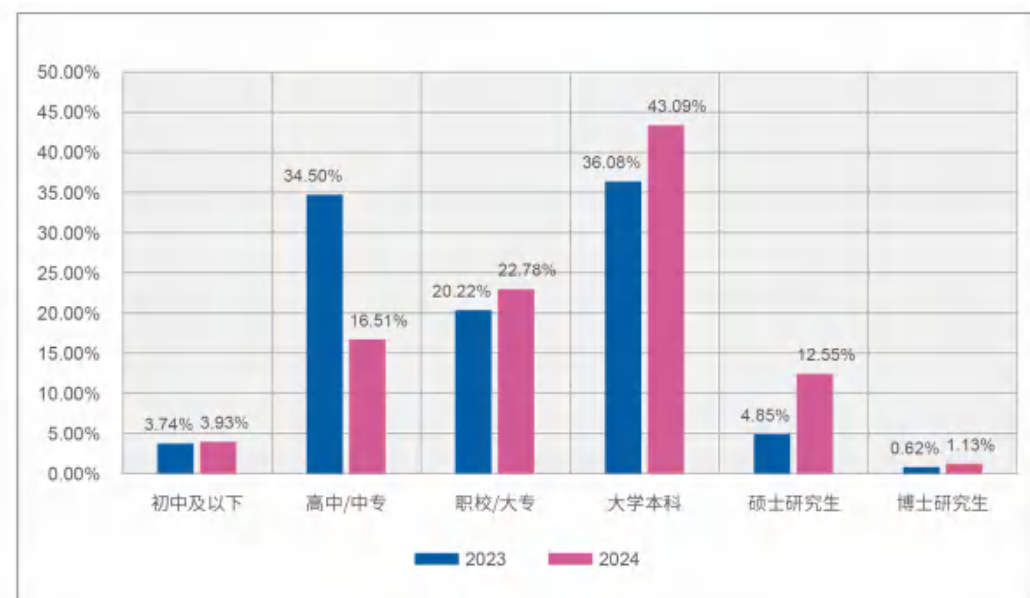


图 2.7 受访者学历背景分布

(4)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接近 70%；离婚、丧偶的受访者占比极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见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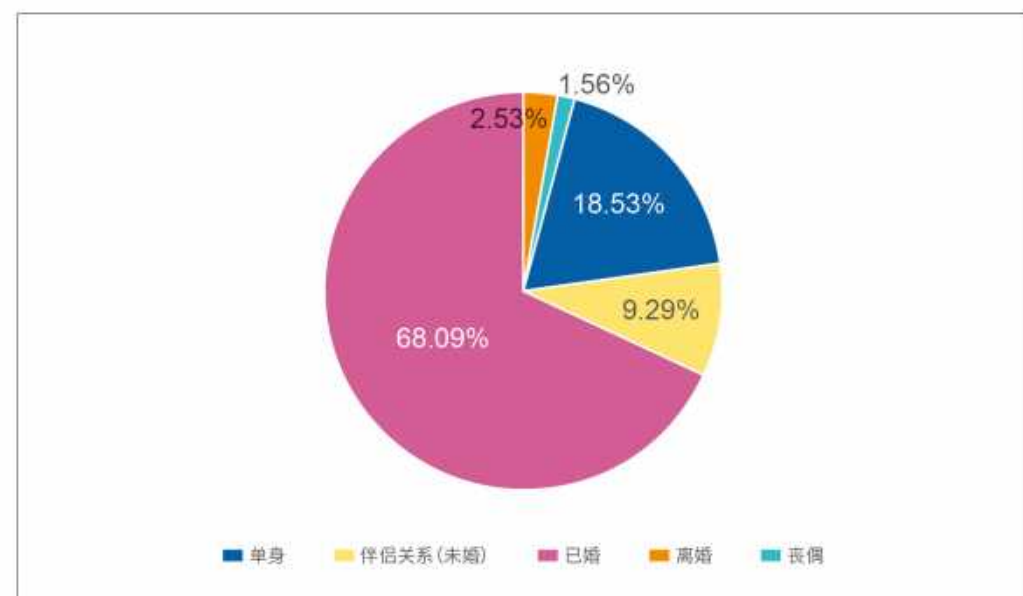


图 2.8 受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5) 受访者的受雇单位以私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主，总共占比超过 80%。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私营企业工作者都是占比最大的，见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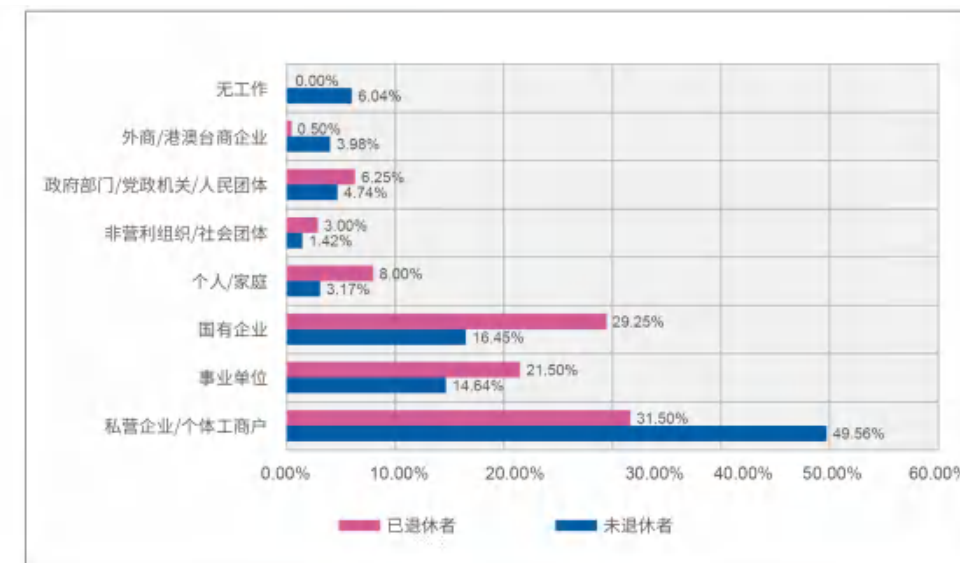


图 2.9 受访者受雇单位分布

(6) 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都以“比较好”和“一般”为主，见图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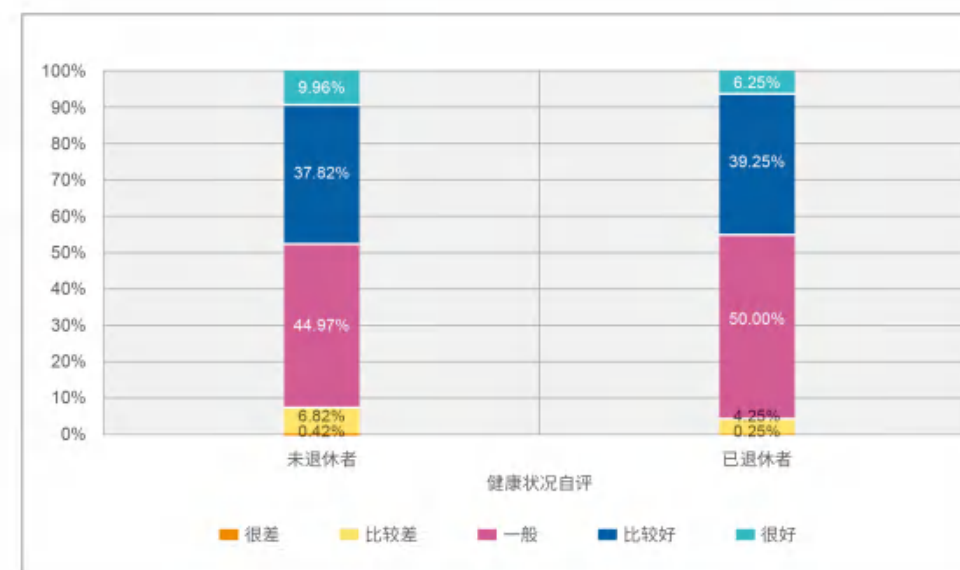


图 2.10 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分布

(7) 受访者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还有几个目前在国外的受访者，其中沿海与发达地区受访者占比较大，如江苏、广东、北京和山东等；见图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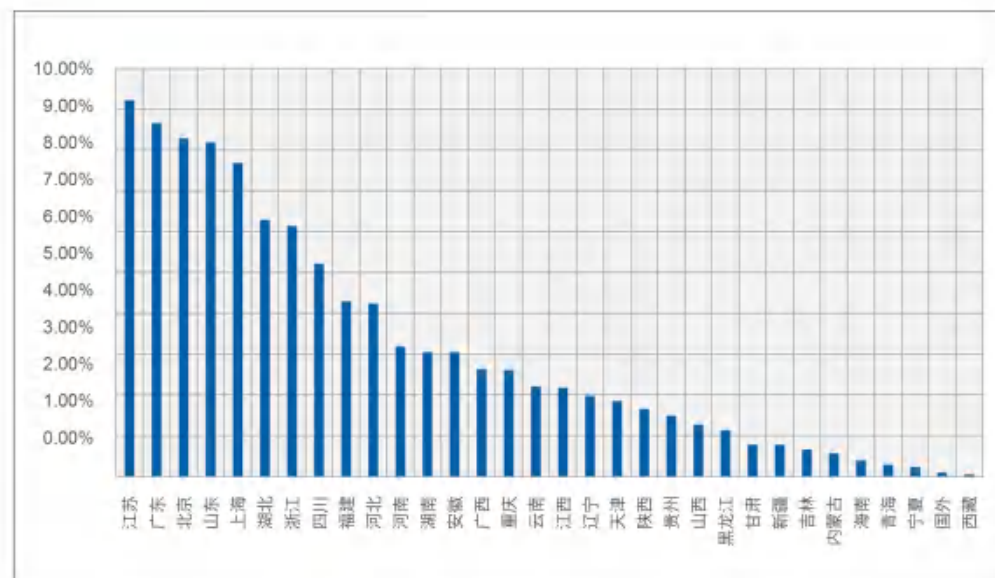


图 2.11 受访者地域分布

(8) 受访者的个人税后年收入的均值为 9.06 万元，中位数为 8 万元，最大值为 1000 万元，最小值不到 1 万元；从分布来看，74.39% 的受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仅 3.85% 的受访者个人年收入高于 2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税后年收入的均值为 24.72 万元，中位数为 15 万元，最大值为 1 亿元，最小值为不足 1 万元；其中，74.04% 的受访者家庭税后年收入不超过 20 万元，仅有 1.91% 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高于 50 万元；今年的数据与去年的数据相差不大，说明样本的人群在收入方面与去年相似，见图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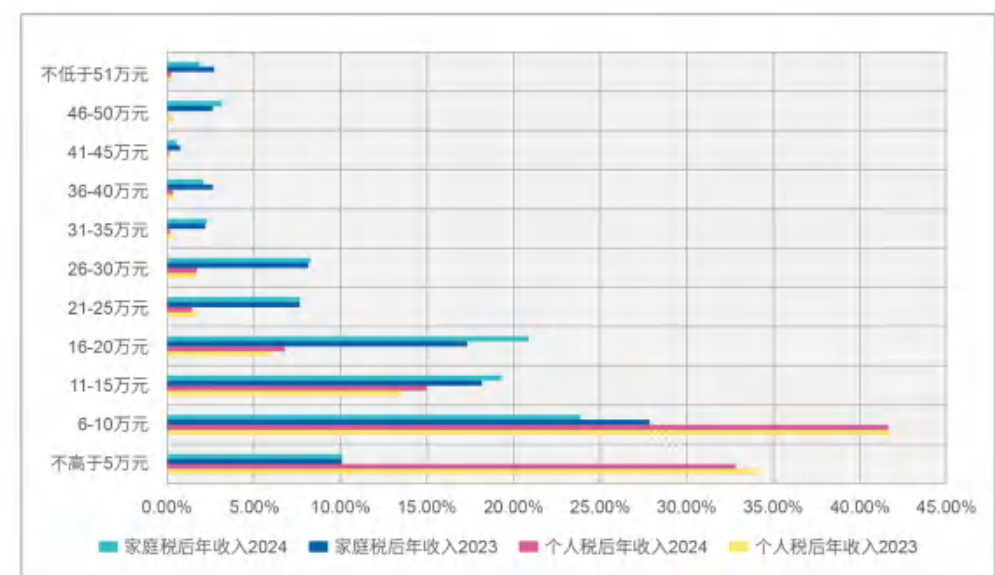


图 2.12 受访者收入水平分布

(9) 受访者的家庭资产总额（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普遍低于 300 万元，仅有 19.26% 的受访者家庭资产高于 30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包括固定收益型、权益投资型和风险保障型金融资产）普遍低于 50 万元，仅有 23.65% 的受访者家庭金融资产高于 50 万元；同上，今年的数据也与去年的相差不大。见图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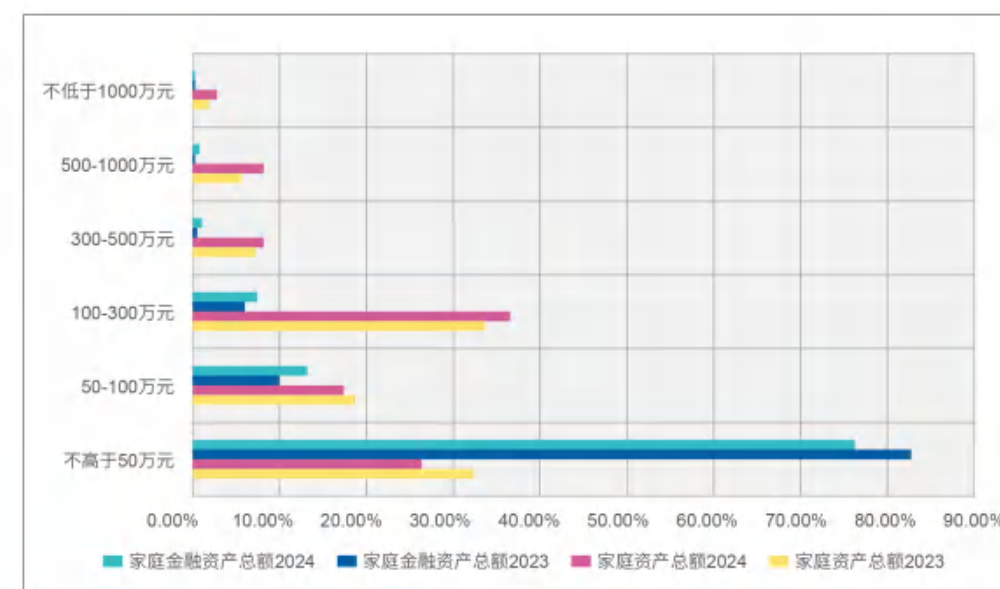


图 2.13 受访者资产水平分布



(10) 受访者基本信息具体的描述性信息见图 2.14。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年龄	3713	100.00%	受雇单位	3713	100.00%
18-25 岁	600	16.16%	政府部门 / 党政机关	182	4.90%
26-35 岁	800	21.55%	事业单位	571	15.38%
36-45 岁	993	26.74%	国有企业	622	17.83%
46-55 岁	542	14.60%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	1768	47.62%
55-65 岁	778	20.95%	外商 / 港澳台商企业	134	3.61%
性别	3713	100.00%	民办非企业组织	59	1.59%
男	1808	48.69%	个人 / 家庭	137	3.69%
女	1905	51.31%	无工作	200	5.39%
学历水平	3713	100.00%	婚姻状况	3713	100.00%
初中及以下	146	3.93%	单身	688	18.53%
高中 / 中专	613	16.51%	伴侣关系 / 未婚	345	9.29%
职业技术学校 / 大专	846	22.78%	已婚	2528	68.09%
大学本科	1600	43.09%	离婚	94	2.53%
硕士研究生	466	12.55%	丧偶	58	1.56%
博士研究生	42	1.13%			
自评身体健康水平	3713	100.00%	工作状态	3713	100.00%
很差	15	0.40%	全职工作	3113	83.84%
比较差	243	6.54%	完全退休	400	10.77%
一般	1690	45.52%	自由职业 / 灵活就业	106	2.85%
比较好	1410	37.97%	在校学生	90	2.42%
很好	355	9.56%	失业丧失工作能力	4	0.11%
个人税前年收入	3713	100.00%	家庭税前年收入	3713	100.00%
不高于 5 万元	1219	32.83%	不高于 5 万元	372	10.02%
6-10 万元	1543	41.56%	6-10 万元	885	23.84%
11-15 万元	556	14.97%	11-15 万元	716	19.28%
16-20 万元	252	6.79%	16-20 万元	776	20.90%
21-25 万元	52	1.40%	21-25 万元	283	7.62%
26-30 万元	64	1.72%	26-30 万元	307	8.27%
31-35 万元	6	0.16%	31-35 万元	87	2.34%
36-40 万元	12	0.32%	36-40 万元	78	2.10%
41-45 万元	1	0.03%	41-45 万元	20	0.54%
46-50 万元	0	0.00%	46-50 万元	118	3.18%
不低于 51 万元	8	0.22%	不低于 51 万元	71	1.91%
家庭资产总额	3713	100.00%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	3713	100.00%
不高于 50 万元	985	26.53%	不高于 50 万元	2835	76.35%
50-100 万元	651	17.53%	50-100 万元	490	13.20%
100-300 万元	1362	36.68%	100-300 万元	293	7.89%
300-500 万元	304	8.19%	300-500 万元	48	1.29%
500-1000 万元	304	8.19%	500-1000 万元	37	1.00%
不低于 1000 万元	107	2.88%	不低于 1000 万元	10	0.27%

图 2.14 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为了确认本次参与调研的受访者的代表性，我们将样本统计数据与全国人口及往年调研的相关数据分布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本年参与调研的样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方面均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而言，本次参与调研的受访者在年龄结构上主要是处于劳动年龄²²的人群；在地域上更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个人收入水平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²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多数具有大专或本科以上的文化水平²⁴。因此，**本次调研的结论对于了解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更具有参考意义。**

此外，本次调研样本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 2023 年调研样本基本一致。以收入水平为例，本次调研受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的均值为 9.06 万元，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低于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²⁵，略高于 2023 年受访者个人收入的均值（8.8 万元）；本次调研受访者家庭税后年收入的均值为 24.72 万元，略高于 2023 年受访者家庭收入的均值（21 万元）。因此，在对调研数据尤其是计算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进行纵向比较时，应当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差异。根据上述数据，本次调研样本在年龄结构、学历、收入、资产等方面都与 2023 年相差不大，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调研样本与计算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与 2023 年的样本和指数具有可比性。**

22 法定劳动年龄为 16 岁至退休年龄，而本调研的年龄下限为 18 岁

23 51821 元

24 将近 80%

2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 120,698 元

03·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3.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我们继续采用六个关键维度：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些维度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以计算出一个综合性的退休准备指数。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 至 10，指数越高，表明居民的退休准备越充分。具体来说，8 至 10 分代表高退休准备指数，意味着居民的退休准备非常充分；6 至 8 分代表中等退休准备指数，显示居民已有一定的退休准备，但仍有提升空间；而低于 6 分则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这表明退休准备不足，需要引起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

3.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为了更贴合中国居民的生活实际，对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的衡量，我们选用了六个问题来衡量个人对退休准备的态度和实际准备情况。第一题评估了个人对于确保退休后经济安全的责任感；第二题探讨了个人对退休财务规划重要性的认知水平；第三题考察了个人对退休规划中财务问题的理解能力；第四题评估了个人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第五题询问了个人对当前退休储蓄水平的自我评估；第六题衡量了个人对实现期望退休收入的信心。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一个框架，帮助个人评估和反思自己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立场和准备情况。

其中，前三题主要反映个人认知层面上的退休准备，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它们直接关联到个人对退休规划的重视程度、理解和执行能力。后三题主要反映个人行为层面上的退休准备包括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些指标不仅体现了个人对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和成果，还反映了他们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

我们沿用 2022 年专家法确定的权重分配，在退休准备指数的计算方面，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的权重分别为 16.25%、18.75%、13.75%、17.50%、22.92% 和 10.83%。对于每个维度，我们设计了五个程度选项，分别对应 0、2.5、5、7.5 和 10 分，分数越高，表示该维度的退休准备越充分。通过这些维度的加权平均计算，我们得出了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这一数值直观地反映了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综合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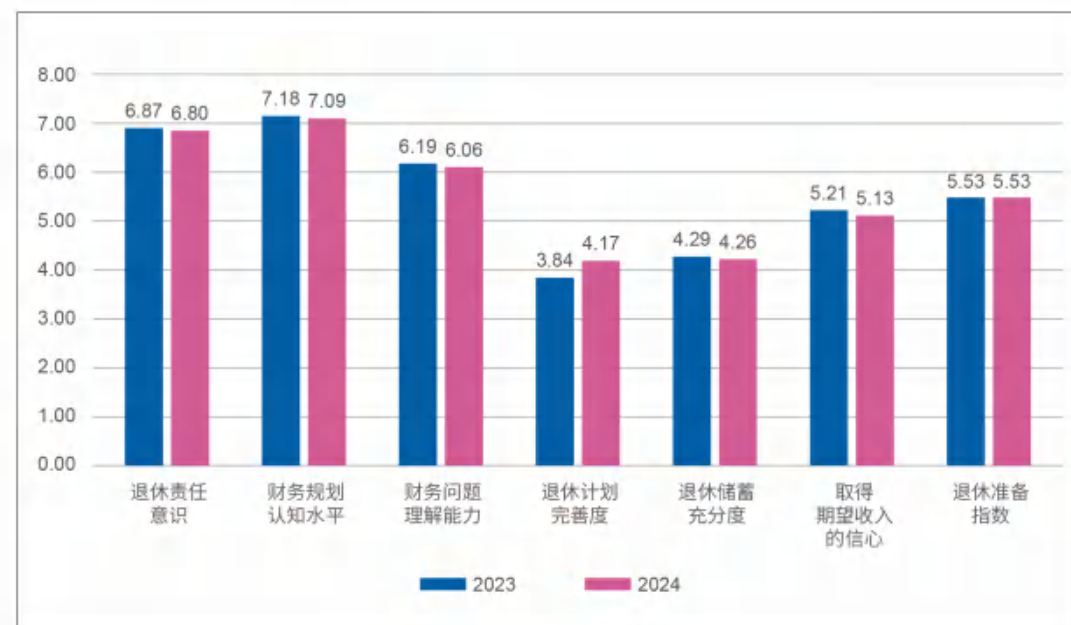


图 3.1 2023 和 2024 年六个维度及退休准备指数数值

经过计算得到，2024 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与 2023 年持平。其中在六个维度中相较于 2023 年只有退休计划完善度一个维度略有提升，从 2023 年的 3.84 提升到 2024 年的 4.17。



图 3.2 2023 和 2024 年不同个人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值对比

使用 2023 年和 2024 年数据按照个人收入由低到高分 5 组，计算不同个人收入组的指数平均值对比如上图。结果表明，与 2023 和 2022 年报告对比，与近两年趋势不同的是，相较于 2023 年，不同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有所增大。2024 年低收入组（年收入 0-3 万元）和较低收入组（年收入 3-5 万元）退休准备指数下降明显，中等收入组（年收入 5-10 万元）退休准备指数略有提高，较高收入组（年收入 10-17 万元）和高收入组（年收入 17 万元以上）退休准备指数显著提高。

3.1.2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为比较我国不同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我们分别对参与调研的各省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 3.3 所示，不同省份的差异引人关注。



图 3.3 2024 年我国大陆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

与 2023 年相比，中部地区多数省份退休准备指数提高明显，整体上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差异增大。其中，今年退休准备指数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6 名的省级行政区的退休准备指数均相较于 2023 年有所提高，这一趋势表明，这些地区的居民在退休规划和准备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相反，排名靠后的 15 个省级行政区的退休准备指数则有所下降，表明这些地区的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平均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的四个省级行政区——山西、贵州、广东和陕西，它们的退休准备指数相较于 2023 年分别上升了 1.18、0.49、0.33 和 0.46。这些增长不仅反映了这些地区在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方面的努力，也可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和社会福利措施有关。例如，山西省根据国家政策，及时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保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2024 年的调整政策中，定额调整每人每月增加 35 元，挂钩调整按缴费年限和养老金水平增加，以及对高龄退休人员的倾斜调整，这些都有助于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山西省作为“能源大省”，近年来积极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从“一煤独大”转向“多柱擎天”，这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多元化，为退休准备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山西省对土地依赖程度不高，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轻，这也有利于退休准备的稳定性。²⁶

	2023 年	2024 年	差额		2023 年	2024 年	差额
山西	5.73	6.91	1.18	宁夏	4.85	5.40	0.56
贵州	5.56	6.05	0.49	福建	5.42	5.38	-0.05
广东	5.67	6.01	0.33	江西	5.51	5.37	-0.14
陕西	5.41	5.88	0.46	重庆	5.66	5.31	-0.35
上海	5.62	5.74	0.13	河北	5.56	5.29	-0.26
天津	5.54	5.68	0.14	江苏	5.59	5.27	-0.31
浙江	5.58	5.62	0.04	云南	5.48	5.21	-0.27
山东	5.50	5.58	0.07	广西	5.50	5.12	-0.39
黑龙江	5.75	5.56	-0.19	吉林	5.43	5.11	-0.33
安徽	5.42	5.53	0.11	甘肃	6.21	5.09	-1.12
河南	5.37	5.52	0.15	海南	4.84	5.06	0.22
辽宁	5.48	5.51	0.04	青海	5.95	5.04	-0.91
湖南	5.74	5.48	-0.26	内蒙	5.58	4.95	-0.63
四川	5.72	5.47	-0.25	西藏	4.90	3.44	-1.46
新疆	5.28	5.46	0.18				
北京	5.34	5.42	0.08				
湖北	5.30	5.42	0.12				

表 3.1 2023 年和 2024 年我国大陆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及两年差额

3.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根据 2024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结果，中国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部分相似特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从年龄进行比较，36-45 岁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从婚姻状况进行比较，已婚且有子女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从健康状态进行比较，健康状况良好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从教育背景进行比较，本科学历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从雇主类型进行比较，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从税后收入进行比较，高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整体来看，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 36-45 岁、已婚且有子女、身心健康、本科学历、在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等特征。以下，我们将对高准备指数人群的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3.2.1 个人特征：36-45 岁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2024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女性略高于男性，但差距并不明显。具体来看，女性受访者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这一现象与女性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程度的提升不仅增强了女性对个人退休准备责任的认知，也使得她们在面对财务问题时能够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更明智的决策。这一点与去年的情况保持一致，说明教育在提高女性退休准备意识和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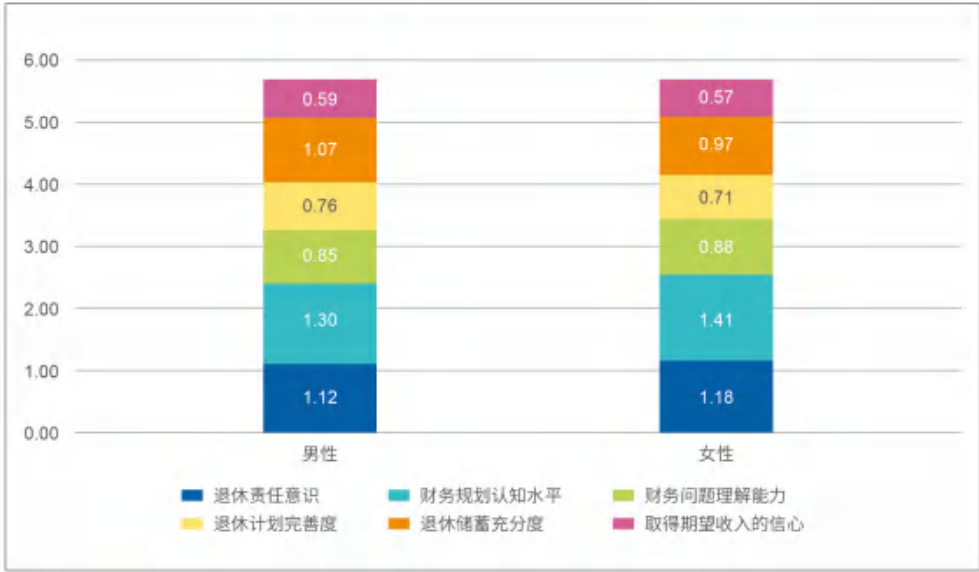


图 3.4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在探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退休准备情况时，我们发现 36 至 45 岁的中年群体在退休准备指数上表现最为出色。这一年龄段的人通常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经济基础，对于退休规

26 山西经济分析报告 _ 新浪财经 _ 新浪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3-09-24/doc->

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实际的行动。他们的退休准备意识较为成熟，对于财务规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相比之下，26 至 35 岁的年轻成年人在退休准备的认知层面（“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他们对于退休规划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实际的退休准备行为上可能还有待加强。他们的这三个认知维度的平均值在所有年龄段中是最高的，这表明他们对于退休准备的必要性和方法有着相对深入的理解。

然而，18 至 25 岁的年轻人在退休准备行为层面（“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上表现得相对欠缺。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刚刚步入社会，对于退休规划的概念还不够成熟，因此在这三个行为维度上的平均值是最低的。他们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为 5.07，低于 26 至 35 岁和 36 至 45 岁年龄段的 5.79 和 5.72。

总体来看，26 至 45 岁的中青年群体在退休准备指数上表现较高，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退休规划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行动。然而，这也提醒我们，对于 18 至 25 岁的年轻人来说，提高他们的退休准备意识和行为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教育和引导，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退休规划习惯，为未来的退休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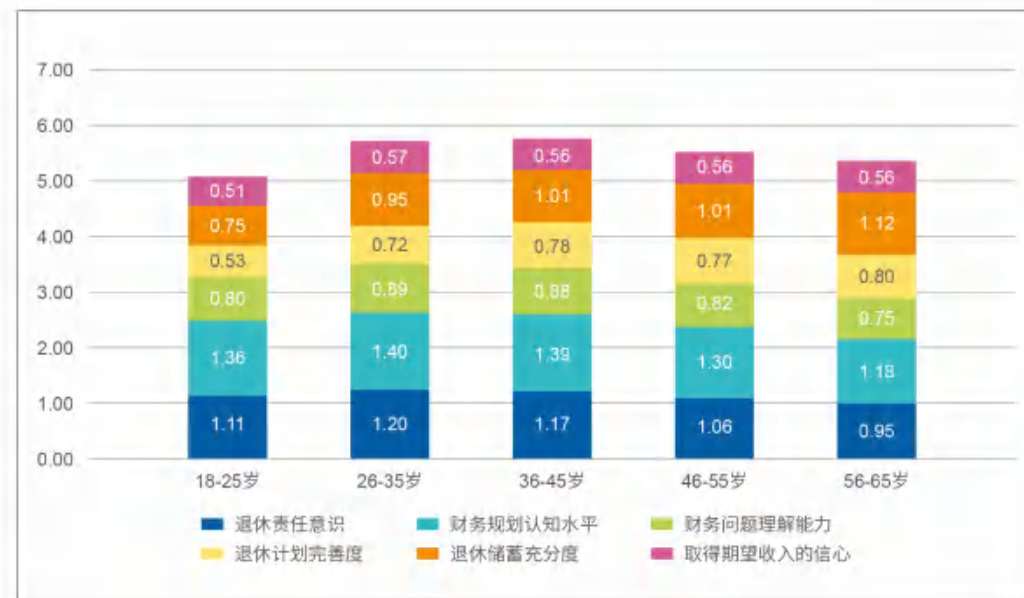


图 3.5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3.2.2 家庭特征：已婚且有子女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已婚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最高，丧偶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最低，单身群体次之。已婚人士往往拥有更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经济支持，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共同规划和管理家庭财务，包括退休储蓄和投资。此外，已婚人士可能因为家庭责任而更加重视长期的财务安全，这促使他们在退休准备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与此同时，丧偶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最低，这可能是由于丧偶后，个体可能会面临情感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挑战，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他们对退休规划的关注和准备。单身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次之，这可能与他们相对缺乏家庭支持和责任感有关，导致他们在退休规划上可能不如已婚人士那样积极。

伴侣关系稳定的群体与已婚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都相对较高，这表明稳定的伴侣关系可能为退休规划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和支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可能更加重视实质的伴侣关系而非婚姻的法律契约，这种关系可能为双方提供了共同规划未来和应对退休挑战的机会。

这些发现强调了家庭稳定性和伴侣关系在退休准备中的重要性。为了提高整体的退休准备水平，可能需要针对不同家庭特征的群体提供定制化的退休规划建议和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可能面临的挑战，确保每个人都能为退休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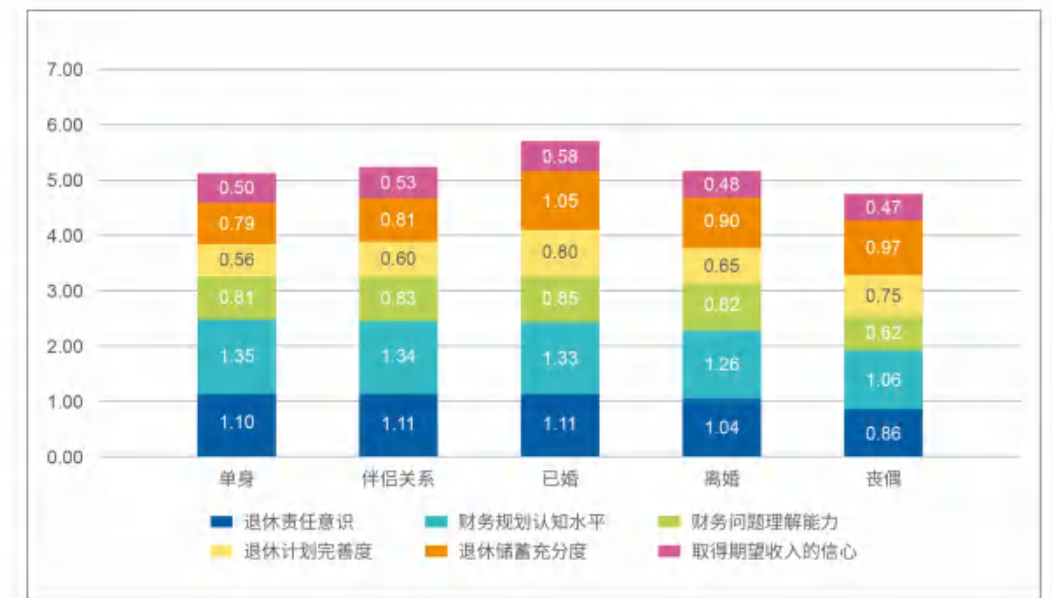


图 3.6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没有子女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最低，子女数量越多的受访者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三个行为维度上的分数越高。没有子女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最低可能是因为没有子女的个体缺乏退休计划，在退休规划上可能不如子女的家庭那样积极。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子女数量越多的受访者，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三个行为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有子女的家庭更倾向于为未来做规划，他们可能会更早地开始储蓄和投资，以确保在退休后能够为子女提供支持，同时也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此外，子女的存在可能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责任感，促使父母更加注重财务规划和储蓄。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尽管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越来越自主化，不再单纯依赖子女，但有子女的家庭在退休准备上仍然显示出更高的意识和行动力。这一点在往年的调研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报告指出没有子女家庭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是所有受访者中最差的。

另一方面，有更多子女数量的人通常来说家庭收入与家庭资产都更高，从而使这些受访者有更高的退休准备指数，子女数量可能并不是退休准备指数更高的原因。

因此，这些发现强调了家庭结构对退休准备的影响，提示我们在制定退休规划策略时，需要考虑到家庭特征的差异，并为不同家庭结构的个体提供定制化的退休准备建议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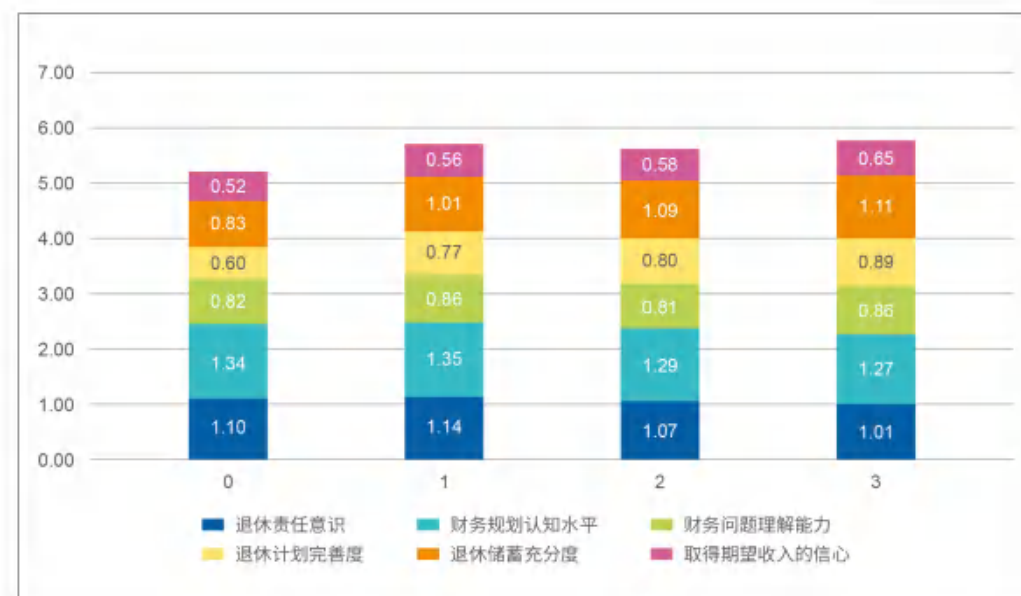


图 3.7 养育不同数量子女的群体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

3.2.3 健康特征：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仅有 3.09，而健康状况最好的群体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为 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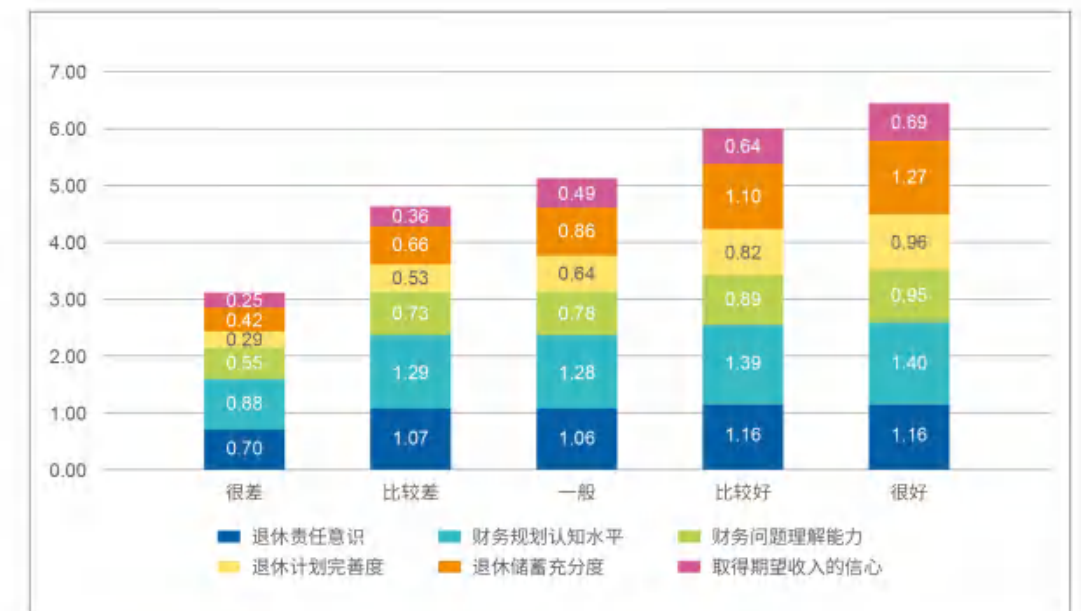


图 3.8 不同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更有可能积极参与退休规划，因为他们能够更清晰地预见到未来的需求，并有能力采取行动来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可能会更早地开始储蓄和投资，以确保在退休后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质量。此外，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可能更少面临因健康问题导致的意外支出，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和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相反，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可能因为医疗费用和长期护理的需求而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些支出可能会消耗他们的储蓄，减少他们为退休准备的资金。在本次调研中，健康状况自评为很差的受访者平均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为 22.73%，而全体受访者平均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为 1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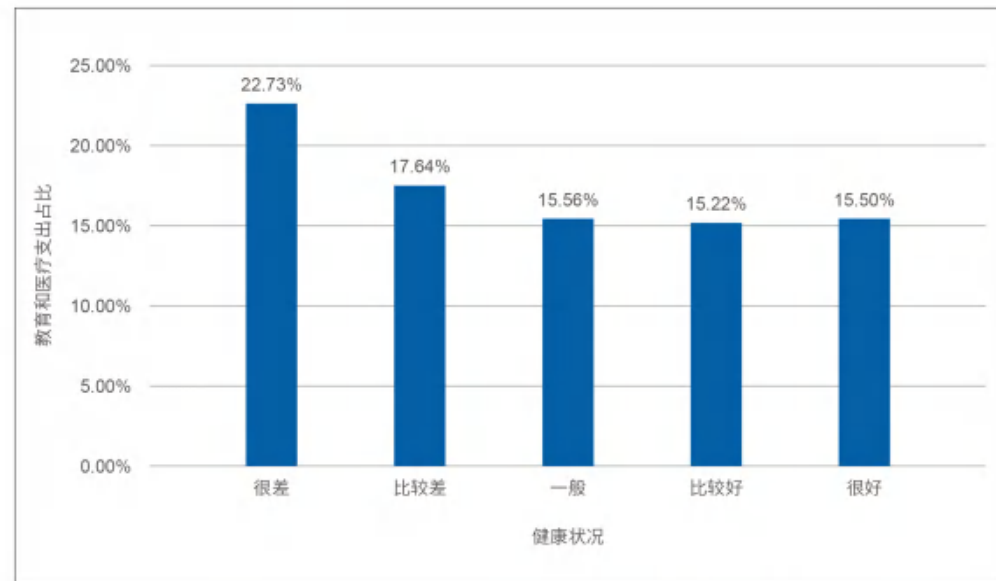


图 3.9 不同健康状况受访者的平均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

此外，健康问题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工作能力，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退休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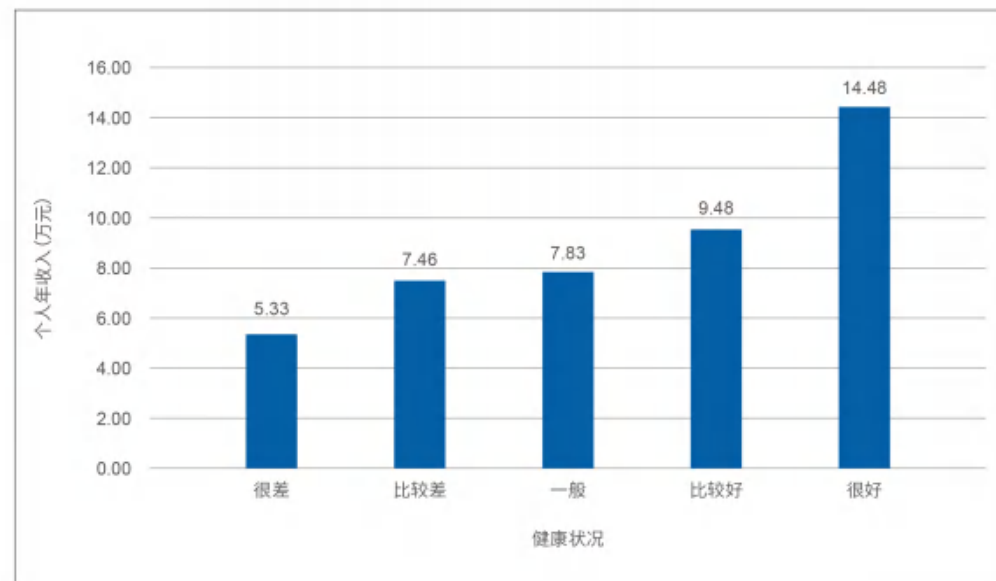


图 3.10 不同健康状况受访者的平均个人年收入

因此，健康状况与退休准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为了提高退休准备指数，个人应该注重维护自己的健康，同时也需要社会和政府层面的支持，比如提供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早期诊断服务，以及合理的医疗保障，帮助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为一个健康和经济安全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3.2.4 教育特征：本科学历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总体而言，教育水平对个人的退休准备有着显著的影响，本科学历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高中及以下低学历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显著低于其他群体。相比之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在退休准备指数上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这可能是因为较低的教育水平往往与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少的金融知识相关，这些因素限制了他们在退休规划上的能力和资源。低学历群体可能缺乏对退休规划重要性的认识，也可能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工具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退休计划。

教育不仅提供了知识，还培养了人们的规划和财务管理能力。高等教育背景的个体往往更早意识到退休规划的重要性，并且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来准备退休。他们可能更了解如何通过投资和储蓄来增加退休资金，并且更有可能参与到退休规划的教育和培训中去。

因此，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金融素养教育，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退休准备水平至关重要。通过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退休规划的必要性，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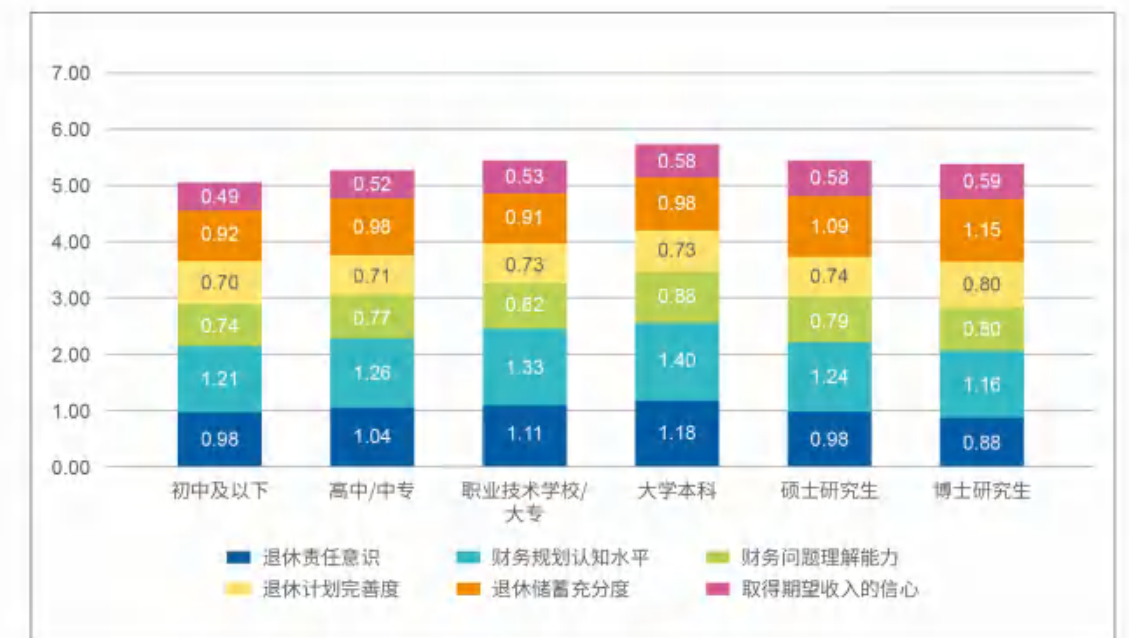


图 3.11 不同学历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3.2.5 工作特征：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指数更高

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较低。这很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或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通常能提供更为全面和稳定的福利待遇，包括但不限于退休金计划和医疗保险等，这些福利为员工退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退休规划的重视和积极参与。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工作的自雇人士，以及在民办非企业组织工作的员工可能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相对不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也不够全面，导致他们在为退休生活做准备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这种差异凸显了不同工作性质对员工退休准备的影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其规模和资源优势，更有可能为员工提供全面的退休规划和福利支持。而自雇人士和非营利组织员工则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个人储蓄和投资来准备退休，这就需要他们具备更高的财务规划能力和风险管理意识。

因此，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退休准备水平，有必要为不同工作性质的群体提供差异化的退休规划指导和支持。对于自雇人士和非营利组织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政策扶持，帮助他们建立有效的退休规划策略，确保他们能够在退休后维持稳定和舒适的生活水平。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期待构建一个更加均衡和包容的退休准备体系，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幸福安宁的退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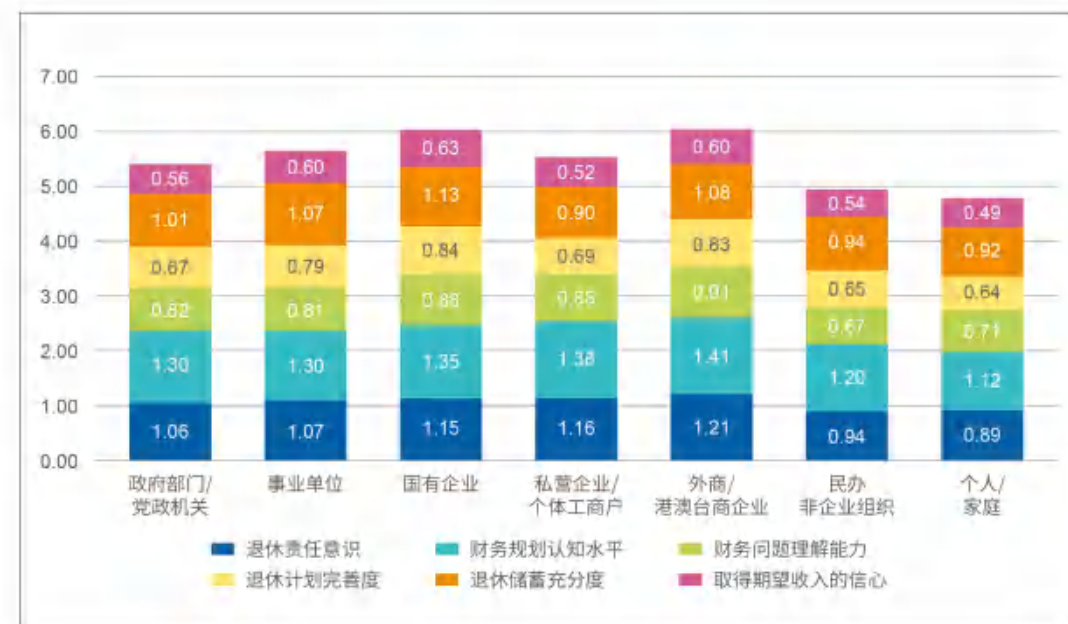


图 3.12 不同工作特征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3.2.6 收入特征：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高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研究发现，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退休准备指数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性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来为退休生活做准备，他们能够进行更多的退休储蓄，自觉地进行退休规划，积极地进行资产配置，并对退休后的预期收入持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他们的退休准备更为充分。具体来说，我们根据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数值，将受访者分为从低到高的 15 个不同的收入组，并计算了每个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通过绘制个人收入组和家庭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散点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收入水平与退休准备指数之间的关系。散点图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退休准备指数呈现出上升趋势，这进一步证实了收入水平对于退休准备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对于增强退休准备的重要性。同时，它们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也需要有意识地进行退休规划，以确保在退休后能够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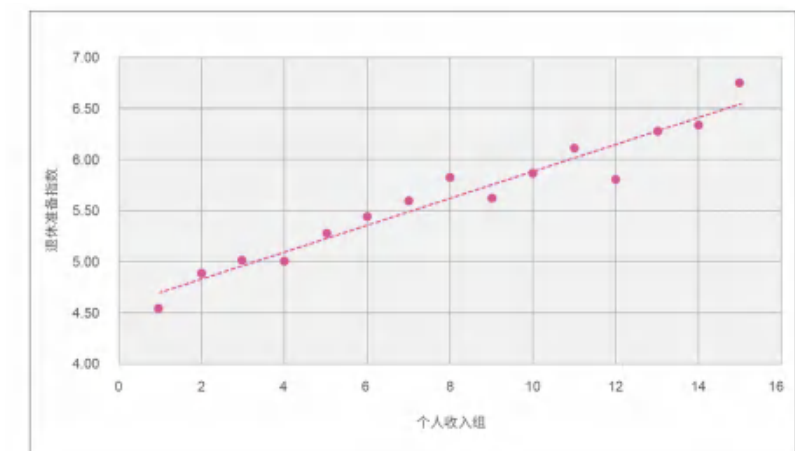


图 3.13 不同个人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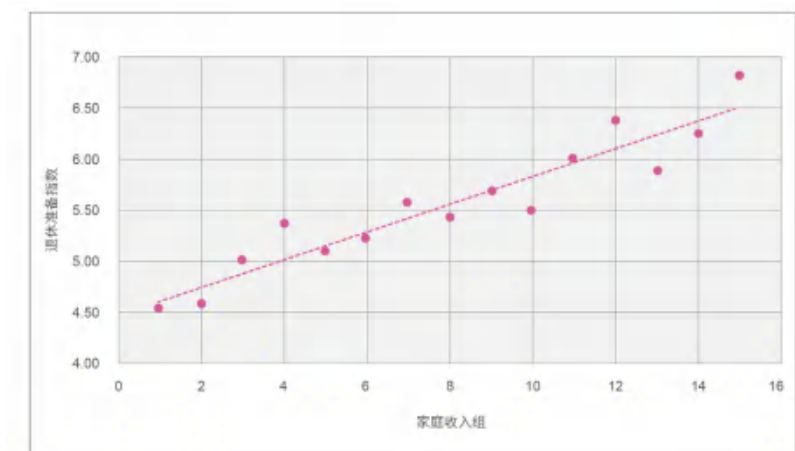


图 3.14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3.3 专题：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

金融素养是指个人在管理和处置个人金融资产、处理金融事务时所展现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它体现了一个人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在金融领域的认识水平。这种素养是高效理财和做出明智金融决策的基石，它使个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和优化金融资源，提升个人及社会的金融福祉，并在经济活动中更加自信地参与。金融素养的测量覆盖了货币知识、信贷理解、投资意识和保险认知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个人在金融领域的综合认知和行为能力。通过这样的测量，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识别金融素养对个人退休准备行为的具体影响，并探索如何通过提升金融素养来增强个体的退休准备，从而为制定有效的金融教育策略和退休规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采用了 Anderson、Baker 和 Robinson 在 2017 年发表于《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简称 JFE）的研究中所构建的金融素养问卷问题。这些问题旨在准确评估个人对金融概念的理解深度和金融决策的能力，从而量化其金融素养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深入探究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的影响，尤其是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这六个关键维度上。

为了分析金融素养对个人退休准备与养老财务规划的影响，我们首先通过六个与金融相关的问题的回答情况来构建金融素养变量。这六个问题综合考察了个人在金融素养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复利计算、通货膨胀对购买力的影响、投资风险分散的重要性、抵押贷款的期限与总利息支付的关系、债券价格与市场利率的变动关系，以及股票价格波动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旨在评估个人对关键金融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它们不仅易于理解和回答，而且与个人的日常金融决策和长期财务规划紧密相关，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这些问题的设计旨在提供一个全面而高效的金融知识评估，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捕捉到金融素养的关键要素。此外，它们为金融教育和干预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帮助识别个人在金融知识方面的薄弱环节。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有效地评估和提高个人的金融素养，同时保持评估过程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问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使其成为评估金融素养的有力工具，既适用于大规模调查，也适合针对性的教育和政策制定。

我们将受访者对六个金融知识问题的正确回答数量作为衡量金融素养的指标。这种方法允许我们更直接地评估个人对金融概念的理解程度，并进一步分析这种理解如何影响他们的退休准备。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问题中，债券定价题目的正确率最低，仅为 32%。这可能表明，相对于其他金融概念，债券定价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更为复杂，并且很多普通投资者并没有直接进行过债券投资，对债券定价没有直观的了解，因此正确率较低。而其他题目的正确率均超过 60%，显示出受访者在这些金融知识领域的理解较为扎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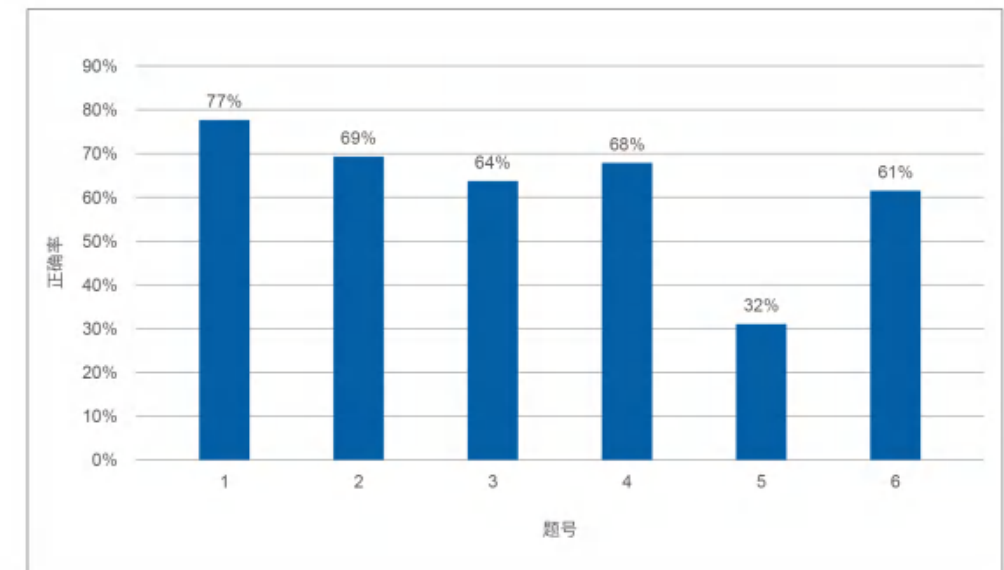


图 3.15 六道金融素养相关题目的正确率

通过比较第五题（债券定价）题目正确和错误的受访者的平均其余五道题目的回答情况，可以发现第五题正确者在其他问题也有更好的回答表现，并且平均金融素养得分分别为 4.78 和 3.21，说明债券定价问题能很好地反映个人的金融素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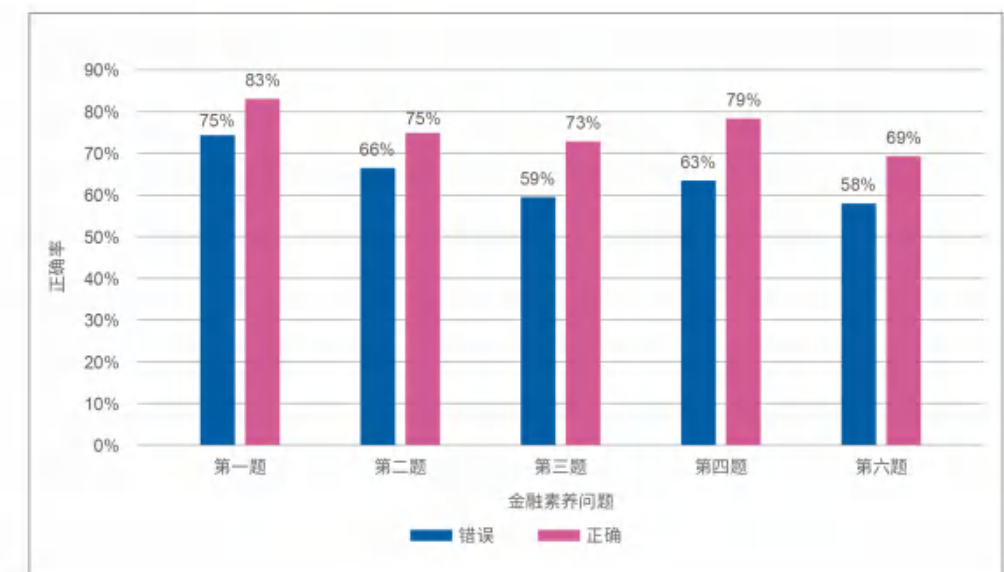


图 3.16 第五题（债券定价）题目正确和错误的受访者的其余五道题目的回答情况

我们还调查了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答对多少题，结果显示，实际上答对 3-5 题的比例要高于估计的比例，实际上答对 6 题和 0-2 题的比例要低于估计的比例。实际上受访者平均答对了 3.71 题，而受访者平均估计自己答对 3.44 题，说明受访者平均来看并不存在过度自信的情况。另外，我们还发现不同金融素养受访者猜对自己金融素养的比例中，金融素养最高的群体猜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金融素养最高的群体之所以能够更准确地猜对自己的金融素养水平，是因为六道题目中有错误的群体因为这些金融知识掌握得不好，因此他们难以准确地定位自己的金融素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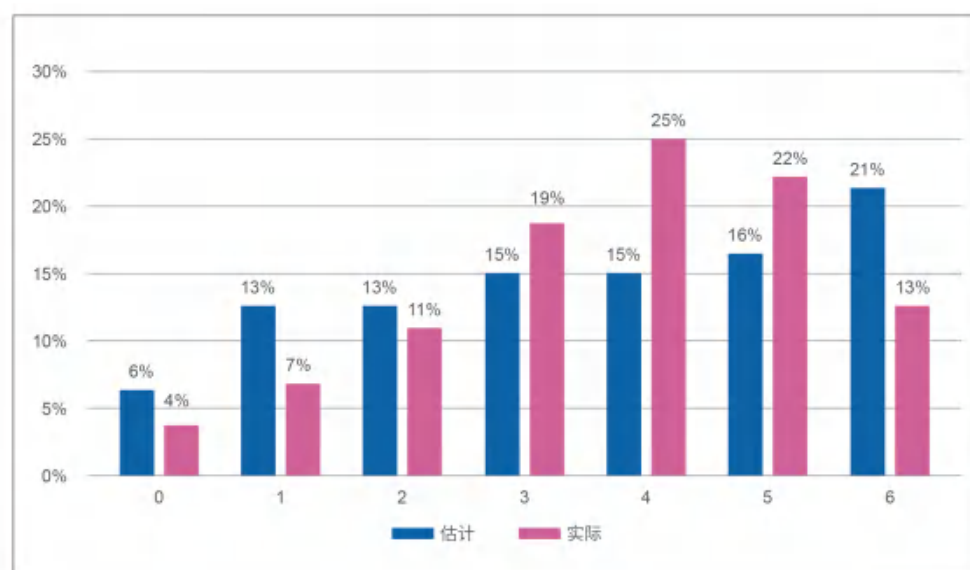


图 3.17 受访者平均估计的和实际的金融素养水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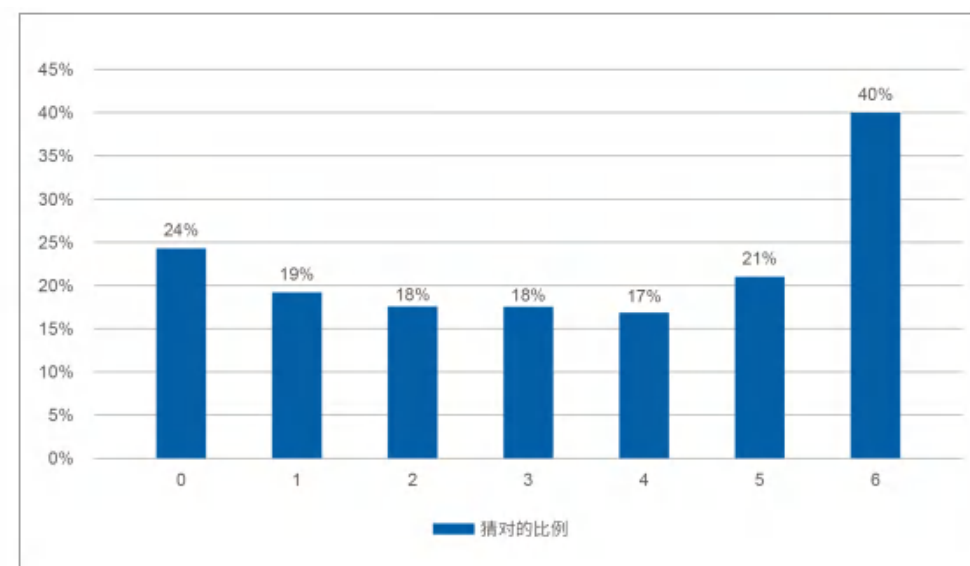


图 3.18 不同金融素养受访者猜对自己金融素养的比例

我们的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更高的群体，在退休准备的六个核心维度（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上的表现同样更加出色。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不论是在全体受访者还是青年群体（18-35 岁）中，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个体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准备也更为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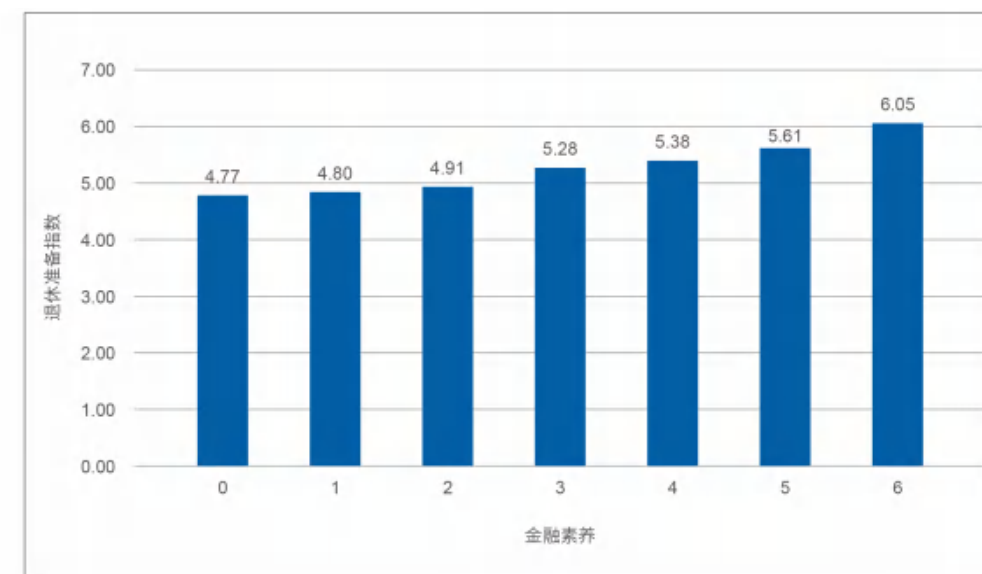


图 3.19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具体来看，那些金融素养较高的个体有更完善的退休计划，更充足的退休储蓄，更可能主动进行养老准备，他们的退休规划更为全面，对政府的依赖性更低，并且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增强自己的退休保障。此外，金融素养的提高还与居民选择多样化退休准备投资方式的倾向性正相关，表明金融素养较高的人更擅长根据个人情况和市场变化，做出灵活而明智的财务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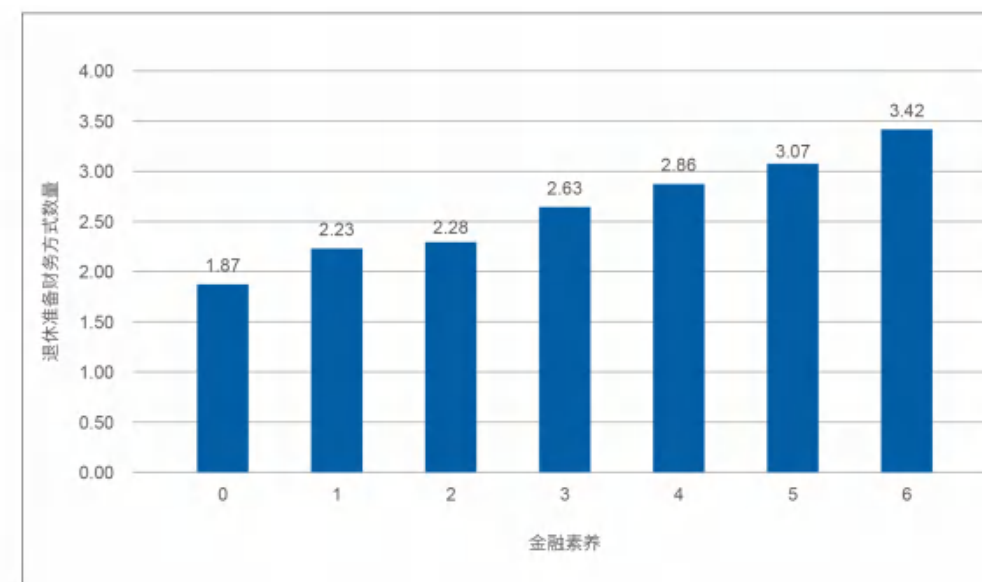


图 3.20 不同金融素养水平受访者的平均退休准备财务方式数量

这些发现突出了金融素养在退休准备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它不仅塑造了个人对退休规划的理解，还直接影响了他们采取行动的能力。金融素养较高的个体通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复杂的金融概念，制定出更为长远和周密的财务规划，并采取有效的储蓄和投资策略，以确保退休后的经济安全。

更进一步，金融素养高的个体在选择退休准备投资方式时也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这反映出他们能够更精准地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动态，做出适应性强的财务安排。

另外，风险分散题目回答正确的受访者更多人选择了股票和基金投资以及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作为退休准备财务方式。由于能够正确理解风险分散的概念，他们会选择更多样的财务准备方式来平衡风险和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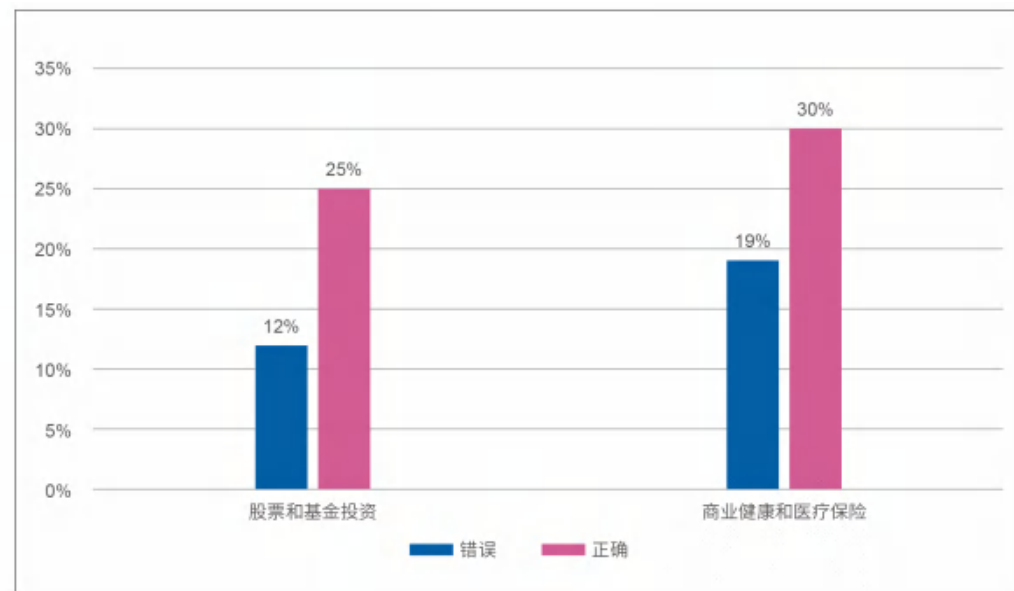


图 3.21 风险分散题目回答正确和错误的受访者选择股票和基金投资以及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的比例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提升金融素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对于增强居民的退休准备、提高对退休后生活的信心以及促进更全面的退休规划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教育和培训，我们有望帮助更多人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策，从而确保一个稳定而舒适的退休未来。

04·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

04. 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

本节将基于问卷调查结果，从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养老金融产品需求、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与开展情况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以期为保险业和养老相关产业给出相关产品设计和服务方面的建议。

4.1 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4.1.1 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不断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最广

退休财务准备是理解居民养老准备情况和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建设需求的重要支撑，基于此，我们对未退休和已退休的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询问未退休（已退休）受访者在当前（退休前）采用了哪些金融工具来开展退休财务准备。调研结果如图 4.1 显示。**总体而言，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和银行储蓄 / 低风险理财产品为四种覆盖率最高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1）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覆盖面最广的准备方式。据样本数据显示，未退休与已退休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均超过 80%。这一数据体现了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目前已建设较为完善，是居民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基本依赖。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 100.67 亿人，较 2011 年增加了 73.2%，构建了全球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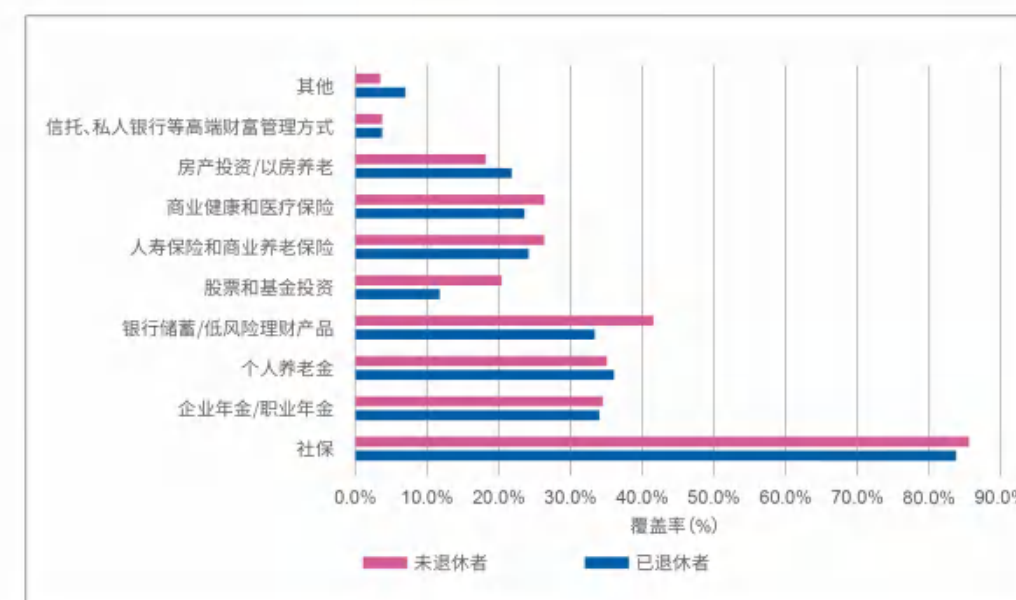


图 4.1 受访者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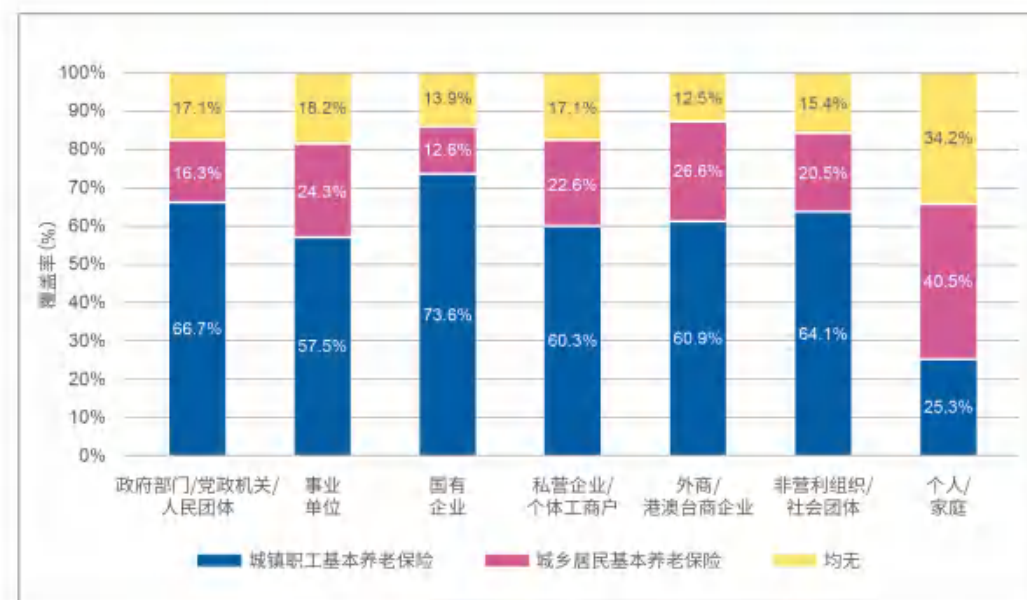


图 4.2 全职工作受访者的社保养老保险结构

我们进一步研究基本养老保险在不同工作类型的受访者中的覆盖结构，结果如图 4.2 和图 4.3 所示。首先，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上，来自“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受访者有最高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同时“全职工作”受访者较“已退休”受访者有更高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具体而言，全职工作受访者中，“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受访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 74% 和 67%；完全退休受访者中，“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 61% 和 63%。第二，在整体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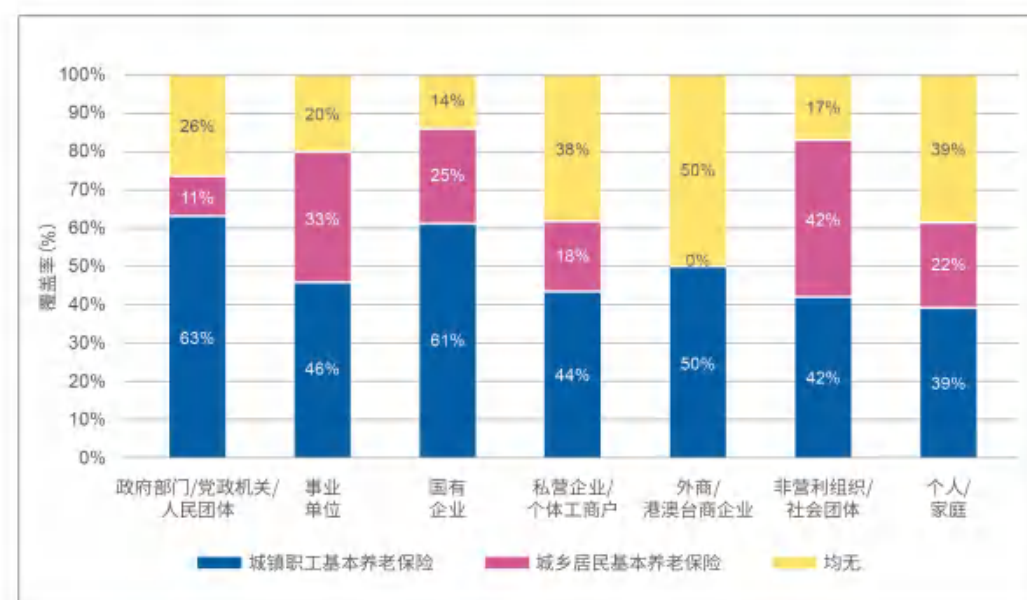


图 4.3 已退休受访者的社保养老保险结构

职工作”受访者较“已退休”受访者具有更高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全职工作”受访者中，除来自“个人/家庭”的受访者外，各工作类型的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均在 80% 以上；对比“已退休”受访者的数据，“已退休”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整体低于“全职工作”受访者，且不同工作类型群体之间的覆盖率差异较大，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港澳台商企业”的已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 62% 和 50%。这一现象体现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走向全面化、充分化的历程与成效。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全职工作”受访者或“已退休”受访者，来自工作类型为“个人/家庭”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均较低，原因在于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由于“个人/家庭”受访者并未受雇于用人单位，因此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较其他工作类型群体较低。

(2)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此次调研显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覆盖率约为 34%。对比“已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和“未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数据，我们发现“已准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受访者群体具有“来自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重更高”的职业特征。对此，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自 2015 年起，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强制要求缴纳企业/职业年金。因此，这一样本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建设更为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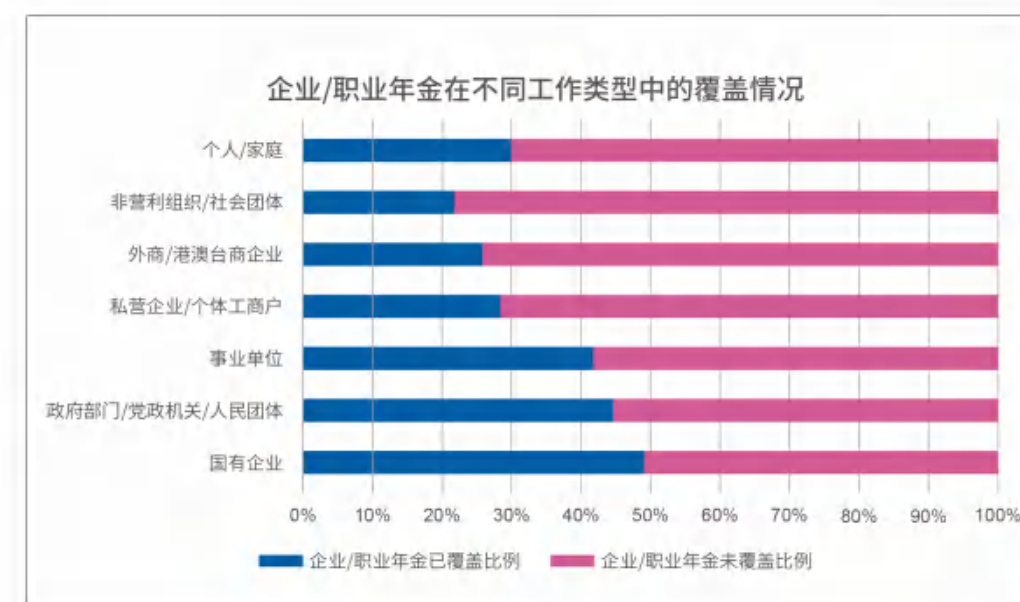


图 4.4 企业/职业年金在不同工作类型中的覆盖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研中企业/职业年金覆盖率数据（34%）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有一定偏差²⁷，可能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样本群体中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受访者比例较高样本中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受访者的比例较高，达到 40.1%。这些单位的企业/职业年金政策贯彻率相对较高，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有强制性要求缴纳职业年金，这可能导致样本的

27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全国有 3144.04 万职工参与企业年金，约 6077 万人参与职业年金。

企业 / 职业年金覆盖率偏高。其次，回归分析显示，受访者的税后收入水平和学历水平越高，企业 / 职业年金的覆盖率也越高。本次调研中，有 72% 的受访者年税后收入在 6 万元及以上，57% 的受访者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因此企业 / 职业年金的覆盖率相对较高。

(3) 个人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其作为退休财务准备方式的受访者覆盖率为 35%。我们发现，在准备了个人养老金作为退休财务准备的受访者群体中，具有较高的税后收入水平。由此我们分析，**收入水平可能影响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通意愿，收入较高的人群通常具备更强的财务规划能力，愿意为未来的养老储备进行投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研中企业 / 职业年金覆盖率数据亦存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的一定偏差²⁸，可能原因在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实施，实施期尚短，受访者可能尚未完全建立对“个人养老金账户”概念的精确理解，导致样本数据有所偏高。

(4) 股票、基金等投资属性较强、收益与风险相对较高的金融产品受访者覆盖率较 2023 年有所提升，超 10% 的受访者表示其投资于股票和基金投资作为退休财务准备，可能原因在于此类受访者收入水平较高，可以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以获取较高收益。

(5) 商业健康和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受访者覆盖率约为 25%，与 2023 年统计结果基本持平。

(6) 此外，信托、私人银行等高端财富管理方式的受访者覆盖率略有提升，但仍低于 5%。这表明高端财富管理方式作为退休财务准备的选项，仍然面临较高的准入壁垒，限制了其在普通居民中的普及。



28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全国有 6000 多万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4.2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

在前一节中，我们对居民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进行了分析，本节将聚焦于居民的养老金融产品准备需求，旨在为养老产品的设计和服务提供参考。

4.2.1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关注账户透明、本金安全和流动性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图 4.5 展示了受访者对养老金融产品不同属性的重要性评估：

重要性	本金安全	投资收益	流动性	公开透明	附加服务	财富传承
0	1.27%	1.35%	1.00%	1.16%	1.10%	1.51%
1	0.97%	0.92%	0.67%	0.65%	0.70%	0.89%
2	1.59%	1.86%	1.35%	1.24%	1.29%	2.32%
3	2.56%	2.59%	2.61%	2.26%	2.34%	3.50%
4	2.88%	3.61%	3.42%	2.64%	3.72%	4.17%
5	9.40%	11.23%	8.65%	8.70%	10.50%	11.66%
6	7.89%	10.96%	10.05%	7.59%	9.37%	11.12%
7	11.66%	15.22%	14.71%	12.93%	16.02%	14.27%
8	18.56%	20.23%	19.26%	18.02%	19.77%	19.26%
9	12.71%	12.79%	15.08%	15.49%	12.77%	12.34%
10	30.51%	19.26%	23.22%	29.33%	22.41%	18.96%
平均值	7.67	7.25	7.53	7.77	7.43	7.12

图 4.5 受访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偏好

(1) 从重要性评分的平均值来看，居民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由高到低排序为：公开透明（7.77）、本金安全（7.67）、流动性（7.53）、附加服务（7.43）、投资收益（7.25）、财富传承（7.12）。由此体现，总体而言，**受访者更加重视养老金融产品的“公开透明”、“本金安全”、“流动性”水平；由此总结受访者普遍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对于投资收益和财富传承等个性化需求要求相对较低。**

(2) 从各项需求的重要性评分的组内评分分布来看，各项需求的“中分段”²⁹占比较 2023 年有所提升。具体而言，据图 4.6，此次调研中“中分段”在各项需求重要性评价中的平均占比为 37.1%，较 2023 年（“中分段”平均占比为 28.5%）提升了 8.6%，由此我们认为，该现象反映了受访者群体之于各项需求指标重要性的平均在意程度有所下降，或可反应受访者群体承受风险的意愿 / 能力较 2023 年有一定上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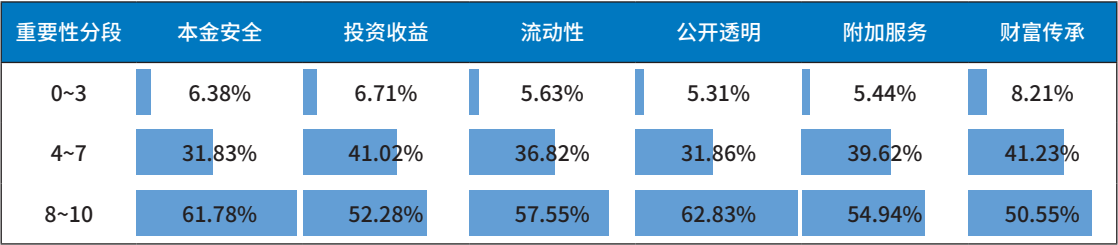


图 4.6 受访者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偏好分数分段图

结合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构想出最受居民欢迎的金养老金融产品形式：**投资于账户透明管理、本金保障程度较高的，流动性强，总体风险较低养老金融产品。由于货币基金、短债等金融产品具有以上特征，或将成为更受欢迎的养老金融产品。**

4.3 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与开展

在前两节中，我们讨论了居民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及受访者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特质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对养老金融产品形式提出初步构想。在本节中，我们进一步关注个人养老金之于中国居民养老的建设背景、重要性、与发展情况，并根据数据分析居民的养老金融产品需求偏好，最后提出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前景与展望。

4.3.1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与推出

目前，我国施行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资金参与程度不高；第二支柱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在该阶段中市场化资金可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供相应受托或托管服务，助力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由居民个人自愿参与。

其中，个人养老金制度基于税收优惠政策推出。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意见》规定，参与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 12000 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缴费上限。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个人退休账户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资金在缴费环节和投资环节可以免除所得税，在退休后领取环节按照 3% 的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个人退休账户中的养老金可以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或销售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但在退休前不得提前支取。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已有超 6000 万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看，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包括理财、储蓄、保险、基金四类。截至 2024 年 6 月，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有 762 款，其中储蓄产品 465 款，基金产品 192 款，保险产品 82 款，理财产品 23 款。

表 4.1 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政策文件梳理

时间	政策文件	内容
2022 年 9 月 26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对政策支持、商业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投资收益暂不征税，领取收入的实际税负降至 3%
2022 年 11 月 3 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正式发布
2022 年 11 月 4 日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证监会发布《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银保监会发布首批开班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机构名单，含 6 家大型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银行、5 家城市商业银行和 11 家理财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	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 36 个先行城市或地区启动实施，标志着个人养老金业务正式落地
2024 年 1 月 24 日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23 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会议提出，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有序，先行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将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实施。
2024 年 3 月 5 日	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在 2024 年工作任务中提到：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29 为避免歧义，此处将“0~3 分”定义为“低分段”，“4~7 分”定义为“中分段”，“8~10 分”定义为“高分段”。

4.3.2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设与实际缴纳情况分析

我们对受访者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 4.7 所示，34.2% 的受访者表示已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65.8% 的受访者未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其中已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受访者的平均缴存个人养老金金额为 5145 元 / 年，低于当下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规定缴纳上限 12000 元 /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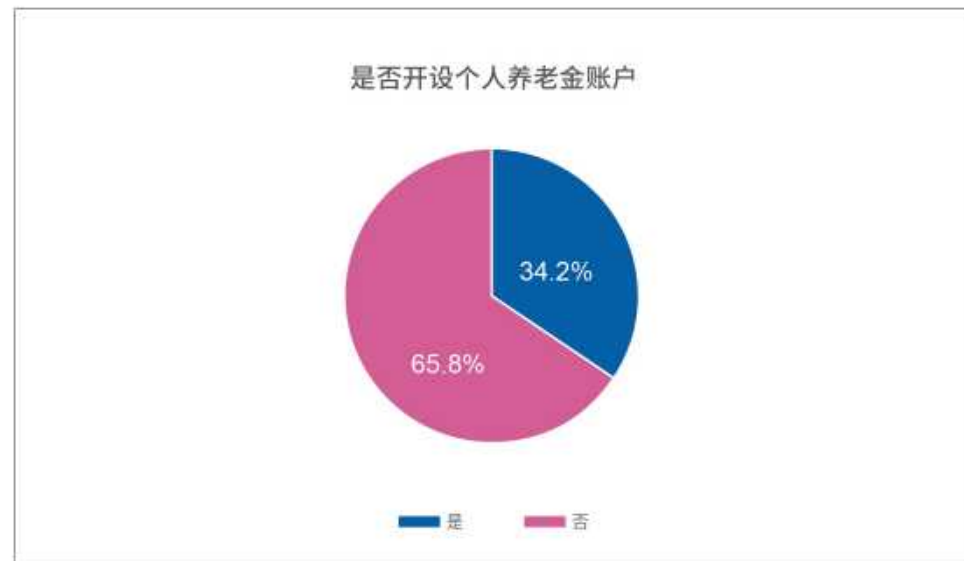


图 4.7 受访者群体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比例

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养老金实际缴纳金额较低，我们进一步分析该现象的影响因素。基于个人养老金平均缴纳金额的受访者群体特征，我们研究了受访者所在区域对其实际缴纳金额的影响。其中东北、华东、华南地区平均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相对其他地区较高些。但考虑到东北地区受访者有效样本数较少，可能存在统计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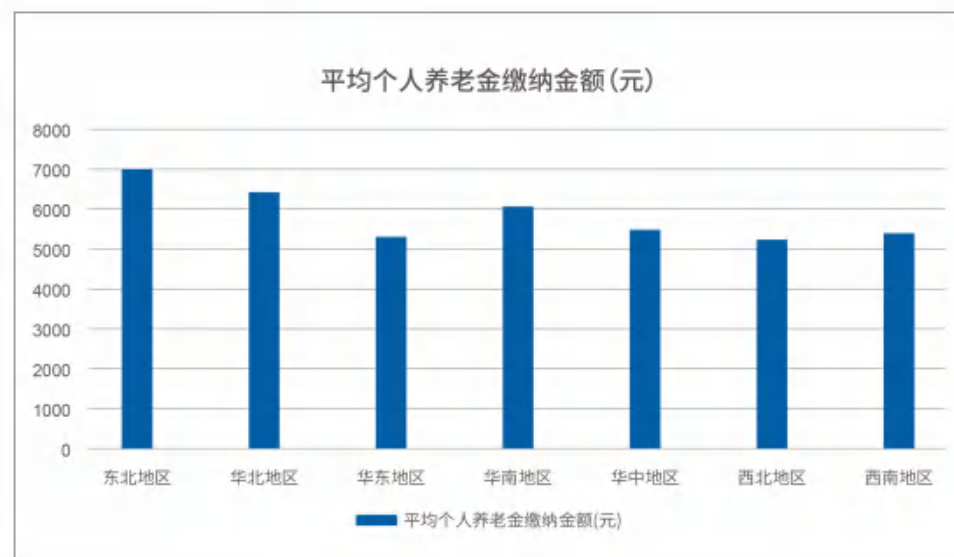


图 4.8 受访者所在区域分布情况

此外，我们发现税后收入较低的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较低。如图 4.9 所示，对于缴纳金额在 (0, 5145) 元 / 年的群体中 72% 的受访者税后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 / 年，因此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较低；对于缴纳金额在 (5145, 12000) 元 / 年的群体，54% 的受访者税后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 / 年。如图 4.10 所示，税后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受访者缴纳个人养老金最低，在税后年收入高于 10 万元的受访者群体中，收入区间居于 11-20 万、31 万以上的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缴纳水平最高。因此，税后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的重要因素，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总体而言税后收入水平更高的个人倾向于缴纳更多的个人养老金。

当然，该研究发现受访者个人养老金账户缴纳的潜在矛盾。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人群实际不能从个人养老金政策中获得税收优惠。因此，他们的个人养老金缴纳是否为最佳决策值得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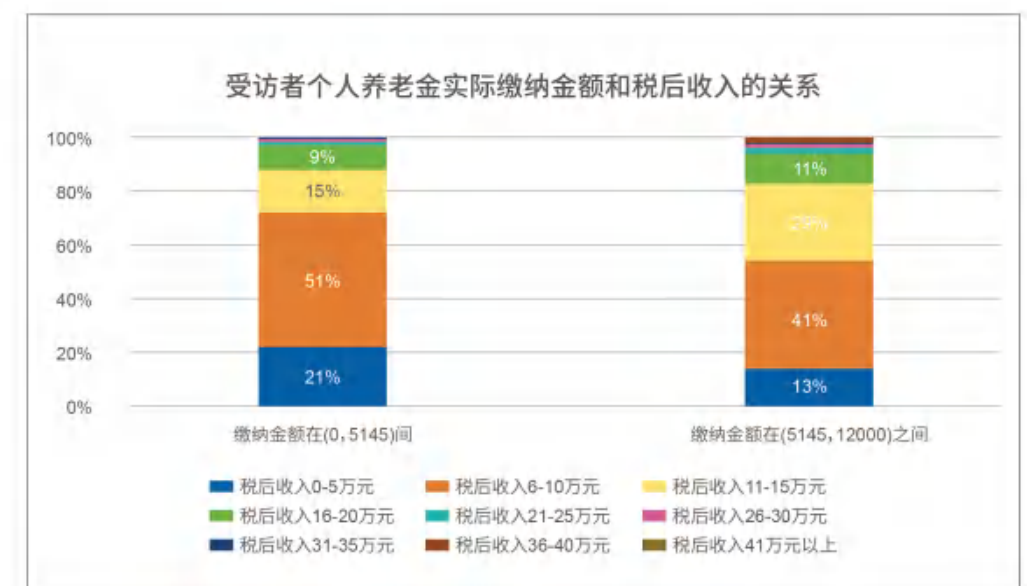


图 4.9 受访者税后收入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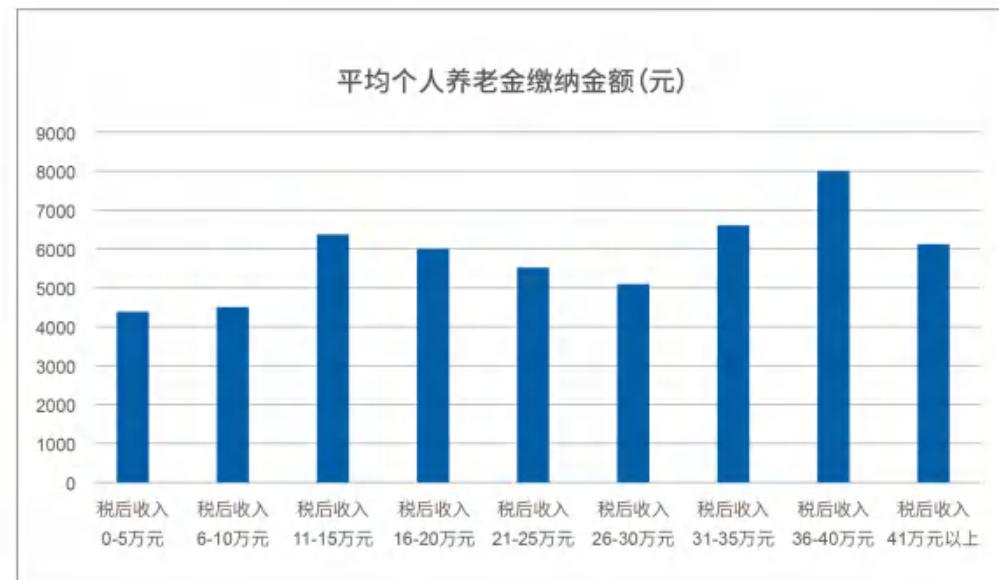


图 4.10 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缴纳金额（元/年）和税后收入（万元/年）的关系

最后，我们研究个人养老金实际缴纳金额和受访者年龄的关系。由图 4.11 所示：年龄处于 26-30 岁、31-35 岁、51-55 岁的受访者平均缴纳金额高于 6000 元/年，年龄处于 36-40 岁、41-45 岁、46-50 岁的受访者平均缴纳金额介于 5000-6000 元/年，其余年龄阶层的受访者平均缴纳金额低于 5000 元/年。由此，总体而言平均年龄介于 26-55 岁之间的受访者群体的个人养老金平均缴纳金额较高，其中 26-35 岁的受访者和 51-55 岁的受访者平均缴纳金额最高。我们认为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介于 26-55 岁间的受访者处于工作年龄，其中 26-35 岁群体处于工作年龄初期，有较高的退休财务准备需求，对于 2022 年推出的个人养老金政策了解程度较高，从而更加积极地缴纳个人养老金。51-55 岁的受访者较接近退休年龄退休意识增加，但还有一定时间进行储备。因此该年龄段人群缴纳积极性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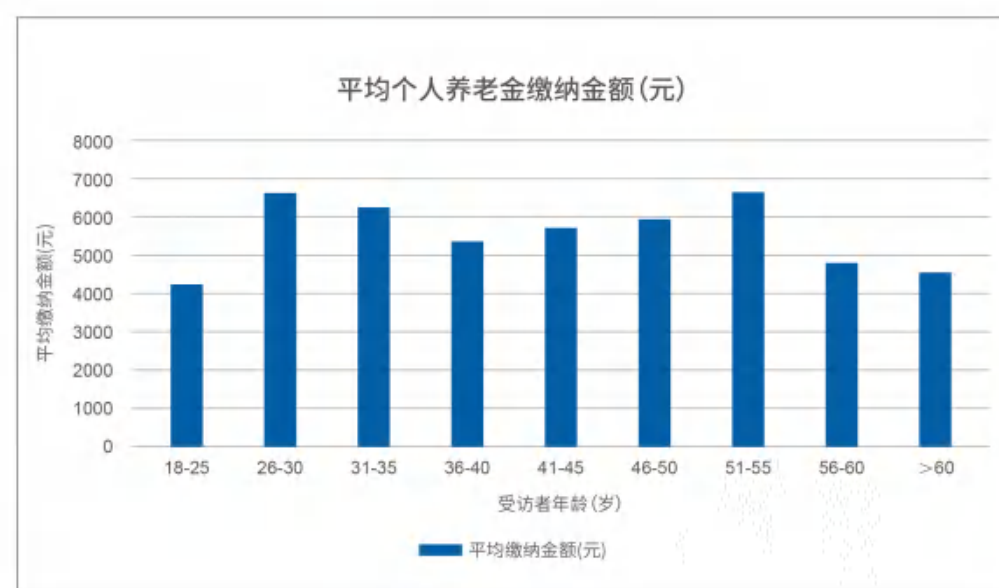


图 4.11 受访者个人养老金平均缴纳金额和平均年龄的关系

4.3.3 居民个人养老金缴纳意愿分析

除居民的个人养老金的实际缴纳金额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居民开设并缴存个人养老金的意愿。对此，我们调查受访者在不考虑年度上限 12000 元的制度规定缴纳上限的条件下，对于个人养老金的理想缴纳上限³⁰，结果如图 4.12 所示。

据图 4.12 数据显示，24.7% 的受访者理想缴纳上限低于 2400 元/年，63.6% 的受访者理想缴纳上限低于 12000 元/年，29.2% 的受访者理想缴纳上限介于 12000 元至 24000 元之间，所有受访者的平均理想缴纳上限为 11868 元/年，与制度规定缴纳上限 12000 元/年相当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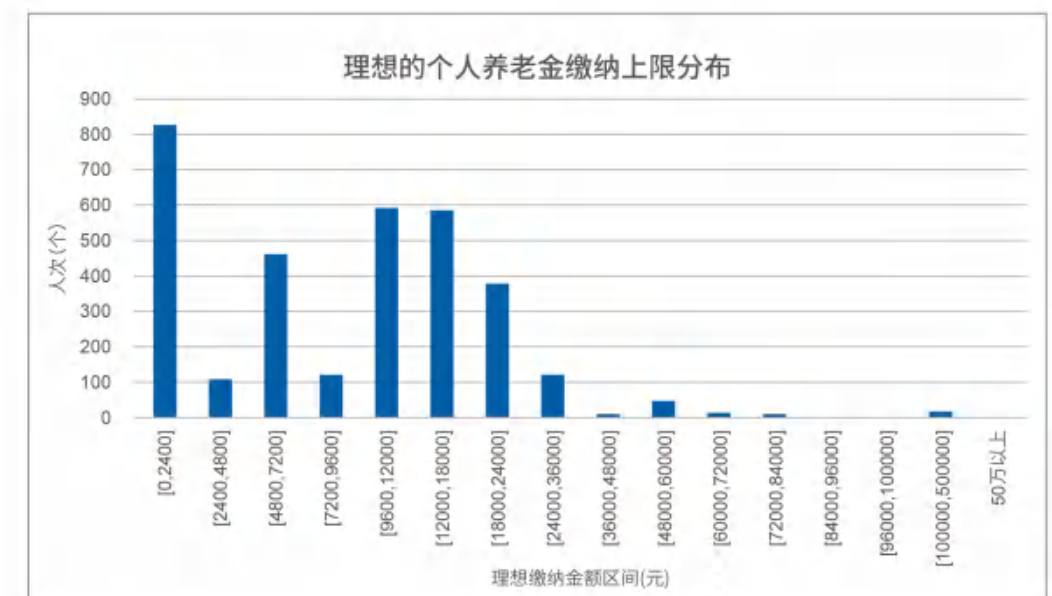


图 4.12 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分布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影响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的因素”，并提出如下观点：

(1) 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

我们将受访者的省份按地理区域分为如下七类：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通过分析各地理区域的受访者个人养老金的平均理想缴纳上限，我们得到图 4.13 所示的结果：总体而言，经济更为发达的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受访者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东北地区 and 西北地区由于区域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存在一定的统计偏差导致区域平均理想缴纳上限偏高。

³⁰ 为避免歧义，“制度规定缴纳上限”指 12000 元/年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规定年度缴纳金额上限，“平均缴纳金额”指调研显示受访者的实际平均个人养老金账户年度缴纳金额，“理想缴纳上限”指受访者在不考虑制度规定缴纳上限的情况下，个人理想情况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年度缴纳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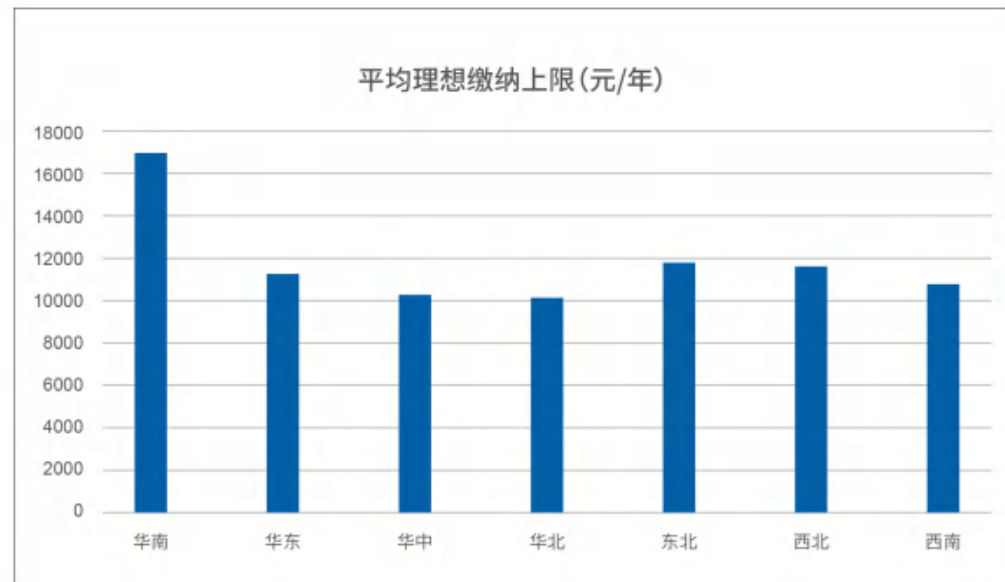


图 4.13 受访者分布区域与平均理想缴纳上限的关系

(2) 税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遵循如下规定：①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的额度上限为 12000 元 / 年，可从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不征收个人所得税；②居民可自主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金额所投向的产品，并且投资收益在投资环节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③个人养老金不能提前支取，仅在达到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的情况下方可领取个人养老金，并规定领取环节个人养老金独立按 3% 的税率计税。由此得出，个人养老金账户具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优势，但流动性相对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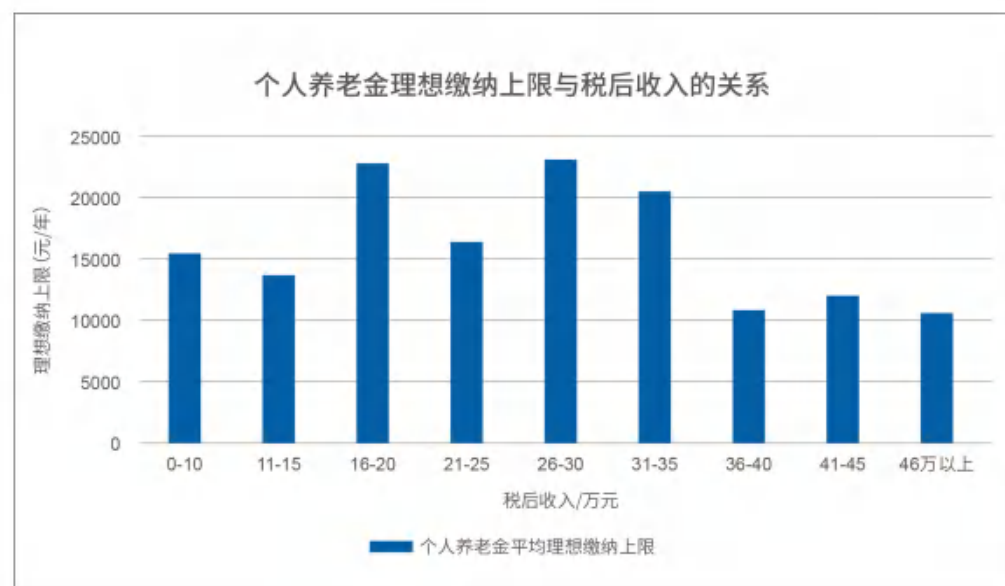


图 4.14 受访者理想个人养老金缴纳上限与税后收入的关系

基于此，我们认为个人养老金的缴纳意愿应当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相关联，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受访群体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与其税后收入的关系，结果如图 4.14 所示：总体而言税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16~35 万元）的受访者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税收收入较低（0~15 万元）的受访者和税后收入较高（35 万元以上）的受访者理想缴纳上限较低。

针对此现象，我们认为有如下两点解释：首先，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优势适用于中等年收入人群。在我国当前累进制所得税政策下，只有年收入超过约为 10 万元的工作者才能获得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税收优惠。第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领取条件较为严格，金额流动性较差，流动性偏好较高的群体可能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有限。此外，高收入群体通常选择更为复杂和专业的投资管理项目，并倾向于高风险、收益较高、流动性较强的金融产品，从而减少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存储需求。

4.3.4 居民的养老金融产品需求偏好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讨论了个人税后收入、个人养老金相应政策规定对个人养老金缴存与推广可能的影响。本节我们将聚焦具体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着重讨论居民对于养老金投资的需求偏好，从而为养老产品的设计提供建议。

表 4.1 养老金融产品的基本信息

产品	收益水平（以下呈现的是该产品的平均收益水平）	风险水平	到期日（所有产品均不可提取，但在到期后可以购买新产品）	产品描述
养老储蓄（商业银行发行的储蓄存款）	1.5%-3%	几乎没有风险	1 年、2 年、3 年、5 年	收益率保证；到期日越长，收益越高
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发行的年金保险和两全保险产品）	2.5-4.5%	几乎没有风险	10 年至 20 年	锁定周期较长，中途不能转投其它产品
养老理财（理财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2%-5%	中低风险	1 年、2 年、3 年、5 年	收益无法保证，存在亏损风险
养老基金（追求资产长期稳健增值的公募基金）	-5%-15%	中高风险	目标风险基金为 1 至 5 年，目标日期基金周期更长	收益无法保证，存在亏损风险；较为灵活，到期后可转投其他产品

为了深入了解居民在养老金融产品上的投资需求，我们设计了四组实验条件，以系统性地分析受访者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偏好。

(1) 养老储蓄与养老保险：在这组实验中，养老储蓄和养老保险的风险水平一致（几乎没有风险），相比之下，养老保险具有更高的收益水平，但锁定周期较长，而养老储蓄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旨在分析受访者在流动性和收益的权衡偏好。

(2) 养老理财与养老保险：在这组实验中，养老理财和养老保险的期望收益水平基本一致，养老理财产品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但收益波动性更大，而养老保险风险较低但流动性有限，以此了解受访者对风险和流动性的权衡偏好。

(3) 养老储蓄与养老理财：在这组实验中，两种产品都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水平，养老储蓄风险较低但收益较少，而养老理财风险较高但潜在收益更高，旨在了解受访者对低风险与高收益的权衡偏好。

(4) 养老基金与养老保险：最后，我们考虑养老基金于养老保险的对比，养老基金的风险和收益都显著更高，具有长期增值潜力，领取较为灵活，而养老保险风险几乎为零，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流动性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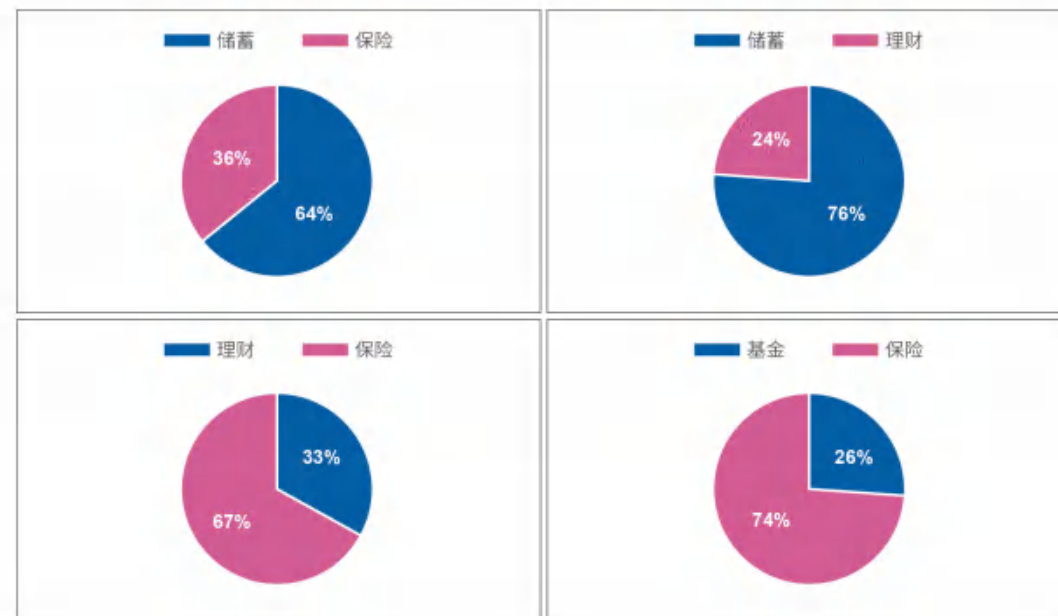


图 4.15 受访者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

如图 4.15 所示，我们在四组实验中得到的主要结果如下：

(1) 在养老储蓄与养老保险中，64% 的受访者更倾向选择养老储蓄作为个人养老金产品，说明对于两种风险水平相近的产品，居民更在意养老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水平，而非收益。

(2) 在养老理财与养老保险中，67% 的受访者更倾向选择养老保险作为个人养老金产品，说明对于两种期望收益水平相近的产品，居民更在意产品收益的稳健性，而非流动性。

(3) 在养老储蓄与养老理财中，76% 的受访者更偏好养老储蓄，说明对于两种高流动性的产品，居民表现出高度的风险厌恶，即便是对养老理财这种中低风险产品，居民也愿意牺牲一定的超额收益来保障资金安全。

(4) 在养老基金与养老保险中，74% 的受访者更偏好养老保险，再次验证了居民对养老资金安全性的重视。

总结来说，居民对个人养老金产品的选择普遍存在两个偏好特质：

(1) 流动性偏好：当产品的风险水平相近时，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好的产品。这表明流动性是受访者在养老金融产品中非常看重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面临长期投资锁定期或提取限制时。

(2) 风险厌恶：在收益水平或者流动性水平相近时，受访者普遍表现出低风险偏好，且更倾向于选择养老保险作为养老投资品种。这表明养老保险的稳健性和保障性符合多数受访者的风险偏好，尤其在面对养老产品选择时，受访者更关注资金的安全性而非单纯的收益率。

4.3.5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前景展望

基于以上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总结，我们认为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在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上依然广阔。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完善将为居民养老保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以下展望旨在为制度制定及养老产品设计提供参考。

(1) 产品供给层面：推动产品创新与多样化发展

目前，市场上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相对简单，与非税惠型金融产品基本一致。未来可通过推动不同金融部门的合作，开发符合特定养老需求的新型个人养老金产品。基于针对居民偏好的调研，我们发现收益的稳健型 and 安全性是居民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最重视的因素；在低风险的基础上，居民更在意产品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水平。因此，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流动性，例如提供灵活的提取条款、短期锁定期产品或低风险的保本型养老产品。还可通过对不同产品的组合设计，满足不同收入和年龄层的用户需求。当然，税收优惠型养老产品更多创新还有待监管部门政策的允许。

(2) 信息教育层面：加强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广不仅需要政策支持，还需要居民对其充分的理解和接受。调研中发现，许多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有限，导致缴纳意愿不高。因此，未来应加强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多渠道的宣导活动、网络平台的科普报道、专业咨询服务等，帮助居民理解政策的初衷、税收优惠对个人退休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使用方法。

05. 中国居民延迟退休意愿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新挑战。为适应国家发展新形势，我国政府逐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然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涉及众多因素，包括居民的退休意愿、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此，研究中国居民的延迟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剖析在不同延迟退休场景下的退休准备和决策偏好。

5.1 多重因素影响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

根据现行的延迟退休政策，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延迟至 63 岁，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步延迟至 55 岁和 58 岁，职工可自愿、弹性地选择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我们询问了受访者“您预期自己会在多少岁完全退休？”。由于该政策尚未实施其实施，该问题旨在预测居民可能出现的退休年龄选择。

结果显示，**大多数居民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退休，但预期提前退休的人群占比更大。**总体来看，男性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62.5 岁，女性为 56 岁，相比于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0 岁和女性职工 55 岁）均有所延迟。以男性 63 岁和女性 58 岁的退休标准分析，53.99% 的受访者预期提前退休，其中男性为 46.53%，女性为 61.43%；10.2% 的受访者（其中男性为 13.72%，女性为 6.89%）预期在法定退休年龄按时退休；而 35.81% 的受访者（其中男性为 39.75%，女性为 32.11%）预期会延迟退休。考虑到部分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可能存在由 50 岁延迟至 55 岁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预期退休数据的准确性。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局的数据³¹，参与社保美国人的退休年龄通常有两个大高峰和一个小高峰，其中 62 岁（最低退休年龄）和 66 岁（标准退休年龄）为大高峰，70 岁及以上（最高退休年龄）为小高峰。本次问卷的调查显示，男性受访者选择的预期退休年龄呈现相似的两个大高峰，包括 60 岁和 65 岁，和一个小高峰，即 63 岁。而女性受访者选择的预期退休年龄则呈现了两个大高峰，包括 55 岁和 60 岁，和两个小高峰，包括 50 岁和 58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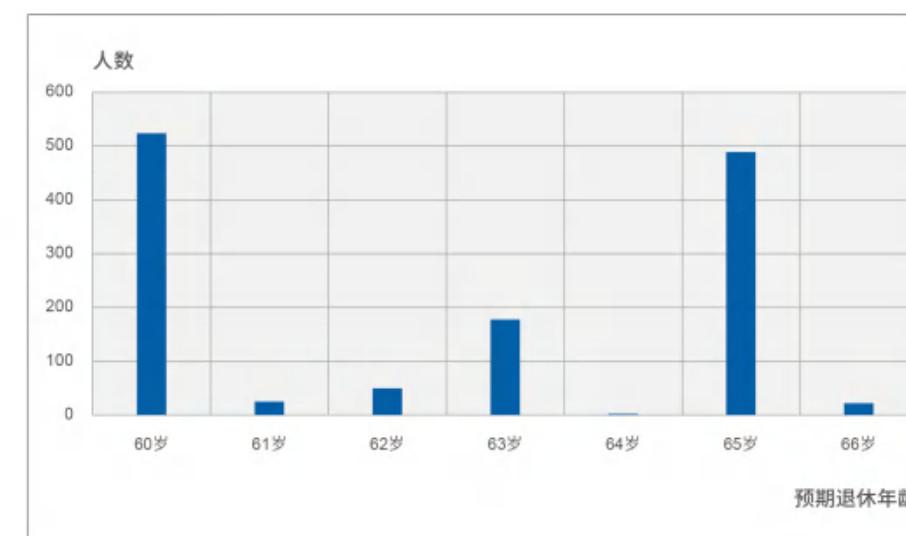


图 5.1 男性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统计

31 数据来源：<https://www.ssa.gov/policy/docs/statcomps/supplement/2024/6a.html#table6.a4>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研恰逢延迟退休政策刚刚发布，居民的退休时点选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的直接影响，例如选择 63 岁作为预期退休年龄的男性受访者亦占一定比例。但居民对于退休时点的选择也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因素，例如对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以及健康状况的评估等。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延迟退休政策对个人决策的长期影响，也为未来政策的优化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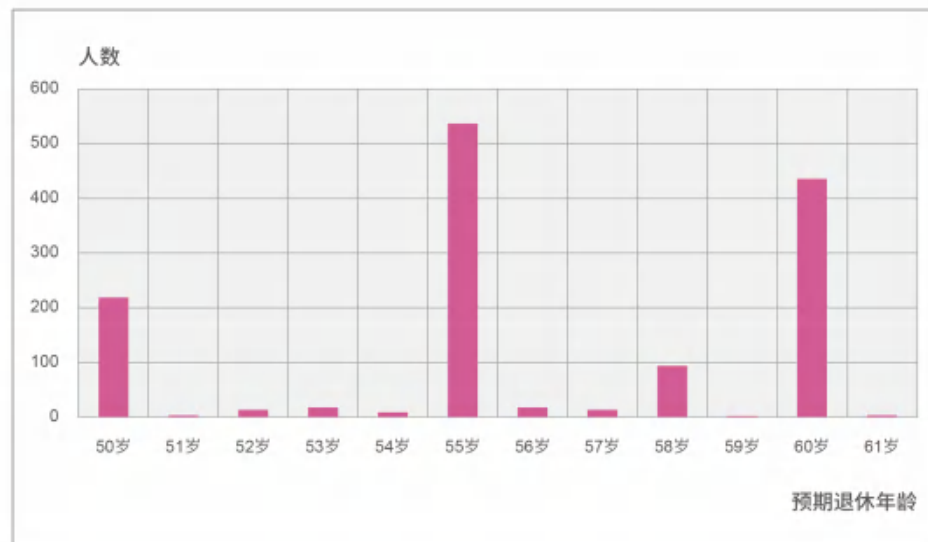


图 5.2 女性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统计

为研究影响退休时点选择偏好的因素，我们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个人税后年收入、自评健康水平、金融素养水平、风险厌恶系数以及时间偏好水平等变量设定为解释变量，以预期退休年龄设定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OL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年龄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表明年长的受访者在更了解自身退休前现状的基础上更倾向于推迟退休年龄。此外，**有子女的受访者与预期退休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也相应延后，推测这部分人群出于对子女抚养和经济保障需求的考虑，选择延迟退休以维持收入稳定。

在个人主观评价方面，预期退休后余寿较长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较早退休，这表明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在决定退休时间上起着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后余寿与个人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预期寿命较长的群体通常收入水平较高。对于这些受访者，由于已具备充足的退休储蓄，他们可能认为无需通过延迟退休来获得额外经济收益。然而，个人收入与预期退休年龄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不显著，因此该方面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预期寿命较长的人可能对未来财务状况更具信心，认为即使退休后仍可通过兼职、投资或其他收入来源来补充养老金，从而减少对工作年限的依赖。他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持乐观态度，使得他们更愿意提早退出职场。

个体主观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以及时间偏好更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个体的风险偏好显著影响其退休时点的选择。风险偏好是指人们在做投资或者决策时，对风险的接受程度，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人喜欢冒险，愿意投资于高风险的产品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对于风险偏好较高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因此更愿意承担长期工作的潜在风险，期望通过延迟退休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

时间偏好亦是影响受访者选择退休时点的重要因素，时间偏好是指人们在消费或获得收益时对时间的偏好程度，它反映了人们是更喜欢立即享受还是更愿意等待未来的收益。在时间偏好较强的受访者中，他们倾向于推迟当前消费，以追求未来更大的收益。这类人群对时间带来的波动性不敏感，因此更愿意选择延迟退休和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未来的回报，以实现经济上的长远目标。

总而言之，以上实证分析体现了居民退休决策的多维性，经济、健康与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复杂的选择偏好结构。这些回归结果不仅揭示了变量间的相关性，还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居民的退休意愿和政策支持的潜在差异。

5.2 居民对三种方案的反馈存在差异

我国原有的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2024 年 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当前政策正以一种循序渐进且灵活自愿的方式推动延迟退休改革。其中，“弹性实施”机制尤为关键，它在统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融入了自愿性和弹性原则，意味着个人的实际退休年龄不必严格遵循法定标准，而是拥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政策规定，当职工满足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后，即有权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最早可提前 3 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先法定的最低标准。同时，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若与雇主协商一致，亦可选择延迟退休，延迟期限最长可达 3 年。鉴于该政策目前仍处于逐步推进阶段且尚未完全落地实施，本次调研通过行为实验的方式，旨在深入探索在自愿和弹性原则的指导下，受访者对退休年龄的实际选择与偏好。本实验的假设是基于其他延迟退休制度先行国家的一些模式。读者不可视同于我国即将推进的制度细节。

5.2.1 实验背景

首先，我们设计了信息框架实验，以探讨不同信息展示方式对受访者决策的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信息的呈现方式显著影响人们对退休财富的感知，并进而对他们的储蓄意图产生作用。具体而言，针对美国居民退休储蓄的相关研究发现，在某些条件下，受访者可能会认为一次性支付的总养老金金额比按月分期领取的等额收入更为充足³²。本次实验旨在验证这一结论在中国居民群体中是否同样适用，即分析养老金信息以月度领取金额或总额等不同形式展现时，是否会显著改变受访者的退休年龄选择、储蓄意愿以及财务规划态度。我们期望通过此研究，能够揭示信息框架如何塑造人们对退休财富充足性的主观认知，并进一步探讨这种认知如何引导其财务决策的制定。

此外，在深入探究“自愿、弹性”这一政策原则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分析了在没有设定基准退休年龄以及设定不同退休时间窗口的情况下，受访者的倾向性选择。自愿原则，作为延迟退休改革的重要支柱，强调尊重并保障个体的意愿和选择权。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是提前还是延迟退休。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原则对个体决策的具体影响，我们在实验过程中观察了受访者在面对多种退休选项时的决策变化，以及他们对这些选项的接受程度。通过数据分析和对比，我们评估了自愿原则潜在的社会效应，并期望为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数据支撑。

弹性原则，则是在统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为个体提供了更为灵活的退休年龄选择空间。这一原则旨在通过提升退休年龄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不同个体的独特需求和偏好。在弹性原则的指导下，个人的实际退休年龄不再被严格限定在法定退休年龄，而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个人情况进行灵活调整。为了验证弹性原则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我们同样开展了一项行为实验。实验中，我们设置了多样化的退休窗口条件，观察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和选择，通过对比和分析实验数据以评估弹性退休机制的潜在影响。

5.2.2 实验设置

三种方案具体如下：

（1）数字框架：我们测试了两种不同的养老金金额展示方式，以考察预计可领取的总养老金金额和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的不同展示方式是否会对受访者的延迟退休意愿产生影响。

（2）自愿原则：我们检验基准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否影响受访者的延迟退休意愿。即在设有和不设基准退休年龄的条件下，受访者的退休时间选择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

（3）弹性原则：通过设定弹性退休窗口（限制受访者只能选择在60至65岁之间退休），检验退休年龄的灵活性对受访者的退休时点选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不同的退休窗口对决策偏好的潜在影响。

在调研中，我们将基准退休年龄设置为63岁，要求受访者在58、60、63、65、68岁这五个时点中选择退休时间，并告知其在该年龄退休能够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在此情况下，我们将选择在63岁之前退休（58岁和60岁）定义为提前退休，将选择在63岁之后退休（65岁和68岁）定义为延迟退休。通过对比不同的退休窗口和基准退休年龄设置，研究目标在于了解政策引导下弹性和自愿性选择如何影响受访者的退休年龄偏好。

受访者在各情境下需要基于可获得的基本养老金金额评估自己的退休时间，同时考虑是否需调整个人储蓄计划，或通过商业养老年金等方式补充未来的养老收入。此外，在加入退休后可通过兼职或返聘增加收入的假设后，受访者需重新评估其预期退休年龄。研究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受访者在不同退休和财务选择情境下的保障需求，为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所设置的退休年龄（包括基准退休年龄、退休时间选择区间等）均为假设条件，旨在模拟不同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情境。

养老金替代率衡量了个人退休后养老金收入相对于其退休前工资水平的比例。养老金体系由两大支柱构成：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依据养老金的计算与发放机制，通常情况下，个体每多缴纳一年的保险费用，其退休时所能享受的基础养老金将相应提升1个百分点；同时，若个人选择延迟退休，每延后一年，其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累积也将有所增加。

鉴于此，我们在对照组的模拟场景中，设定了一个基准退休年龄——63岁，允许受访者在58岁至68岁的宽泛区间内自主决定其退休时间。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数额，不仅与个人的当前收入水平紧密相关，还深受所选退休年龄的影响。具体而言，若个体选择在63岁这一基准年龄退休，其养老金替代率为预设的45%。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做出如下假设：若选择早于63岁退休，每提前1年，养老金将减少6%；而若选择晚于63岁退休，每延迟1年，养老金将增加8%。（注意：该设计并非等同于我国即将实施的延迟退休制度）下表展示了在不同退休年龄下每月能够领取的基本养老金金额。

退休年龄	58岁	60岁	63岁	65岁	68岁
基本养老金	年收入* 262.5元/月	年收入* 307.5元/月	年收入* 375元/月	年收入* 435元/月	年收入* 525元/月

注：受访者被要求在问卷中以万元为单位填写年收入。如：针对年收入为10万元的受访者，问卷系统将产生60岁退休时可领取3075元/月的选项。

5.2.3 数字框架

在本实验组中，我们将基准退休年龄设定为63岁，受访者可以在58岁至68岁之间灵活选择退休年份。与对照组不同，实验组假设受访者的预期寿命为78岁，并基于该假设计算不同退休年龄对应的基本养老金总额，以更直观地展示养老金领取水平对退休时间选择的影响。

退休年龄	58岁	60岁	63岁	65岁	68岁
基本养老金	年收入* 6.3万元	年收入* 6.642万元	年收入* 6.75万元	年收入* 6.786万元	年收入* 6.3万元

32 Daniel G. Goldstein, Hal E. Herschfield, and Shlomo Benartzi. "The Illusion of Wealth and Its Revers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3(2016).

调研结果表明，对照组（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与实验组（可领取的养老金总额）在退休年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理论上两组应获得相同的养老金总额，但实际数据反映了不同展示形式对受访者决策的影响。在对照组中，选择 58 岁和 60 岁退休的受访者比例为 46.53%，而在实验组中该比例上升至 66.54%。这一现象表明，**当以总额形式展示受访者预期在退休后能够获得的养老金时，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提前退休**。可能的原因是直观的养老金总额使受访者产生了更强的满足感，以为一次性获得的大笔资金足够支持退休生活，从而产生提早退休的冲动，这种对“即时可得”养老金的误解显著影响了他们的退休决策。

关于退休储蓄调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养老金信息按照每月领取的金额展示时，41.34% 的受访者表示会“略微增加”退休储蓄；而当养老金信息以总额形式展示时，这一比例下降至 36.88%，选择“大幅增加”的比例也从 5.42% 降至 2.03%。这表明，**以总额形式展示养老金可能降低了一些受访者调整储蓄的积极性**。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者认为一次性获得的总额足以支持退休生活，即使不增加储蓄也能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平，因此减少了进一步储蓄的意愿。

在假设退休后可以通过兼职或返聘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以总额显示养老金的组别中，选择提前退休的比例上升至 63.01%，而按月展示的组别中仅为 57.6%。这一趋势进一步表明，**看到养老金总额的受访者在了解到退休后可以工作补充收入后，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这与之前的结论一致，即当受访者认为养老金总额足以支撑退休生活时，他们更愿意尽早退休以获取这笔资金。如果养老金不足以完全满足需求，他们还可以通过兼职补充收入，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提前退休的倾向。

综上所述，养老金的展示形式显著影响受访者的退休决策。与每月领取金额相比，总额展示更倾向于促使受访者提前退休，增强了他们对“即时收益”的满足感。此外，总额展示还降低了受访者增加退休储蓄的意愿，但**两组受访者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均较高**。在允许兼职补充收入的情况下，总额展示进一步增强了提前退休的倾向，表明这种展示方式强化了受访者提早享受退休资金的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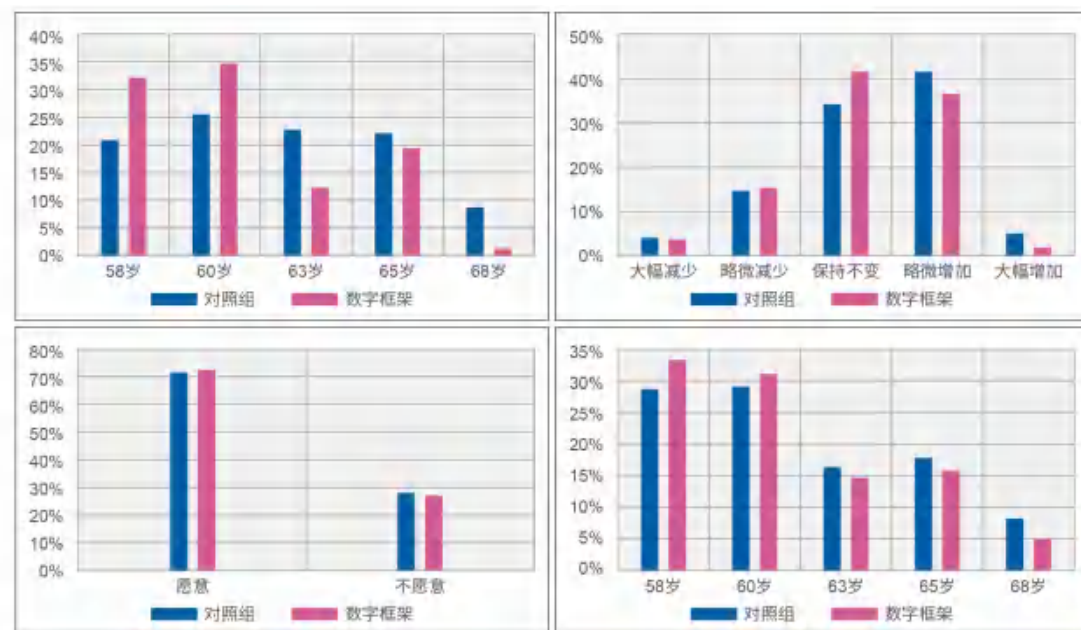


图 5.3 数字框架实验结果统计

5.2.4 自愿原则

在本实验组中，受访者仍可灵活选择在 58 岁至 68 岁之间的任意时间退休并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且其养老金金额与对照组一致，均以每月领取数额的形式呈现。与对照组不同的是，实验组关于退休场景设定的文字表述中没有强调特定的基准退休年龄。在此情景下，受访者自行决定其预期退休年龄，决定是否调整退休储蓄，以及是否购买商业养老年金，并在考虑退休后可能通过兼职或返聘的形式增加退休收入的基础上重新选择预期退休年龄。

结果显示，实验组（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中选择 58 岁和 60 岁退休的受访者合计比例为 50.06%，略高于对照组（基准退休年龄设定为 63 岁）的 46.53%。这一现象表明，**去除基准退休年龄限制后，选择提前退休的受访者人数有所增加**。由于没有特定年龄的约束，受访者在决策时可能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度，从而将重点放在自身健康状况、财务规划和生活质量等个人因素上。灵活的选择空间使得他们不再局限于制度化的退休标准，导致部分受访者选择在较早的时间点退休，以享受更长的退休生活。

在储蓄调整方面，35.52% 的受访者表示会“略微增加”退休储蓄，而设定基准退休年龄为 63 岁的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为 41.34%。其他选项的比例差异较小。这一结果表明，**不受基准退休年龄限制的受访者在储蓄调整的积极性有所减弱**。缺乏基准退休年龄可能导致受访者对储蓄的重要性关注度降低。没有明确的退休目标可能使受访者在财务规划上放松，认为即使临近退休发现储蓄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仍然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或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从而导致部分人暂时减少了对储蓄的调整。

综上所述，取消基准退休年龄设定的实验组中，受访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可能表明他们更注重个人因素如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在储蓄方面，实验组增加退休储蓄的意愿有所减弱，表明缺乏基准退休年龄可能降低了受访者对储蓄重要性的关注。然而，**整体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仍然较高**。在允许兼职的条件下，**两组数据差异较小**，整体上显示出在灵活的退休选择下，受访者更倾向于在较早的时间点退休，以实现自主的生活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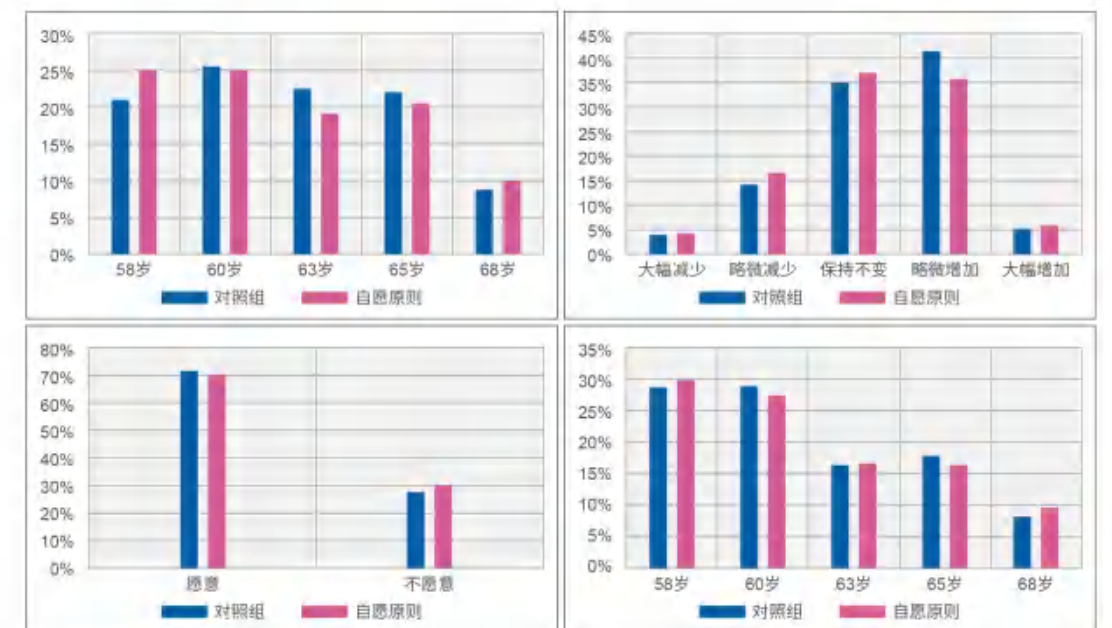


图 5.4 自愿原则实验结果统计

5.2.5 弹性原则

在本实验组中，我们仍然假设基准退休年龄为 63 岁，但受访者只能选择在 60 岁至 65 岁之间的任意时间退休并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对照组是 58-68 岁之间）。养老金金额依然根据当前收入水平和退休年龄计算，并以每月领取的数额形式呈现，所对应的养老金数额与对照组相同。

结果显示，在退休窗口设定为 60 至 65 岁的组别中，38.93% 的受访者选择在 60 岁退休，30.29% 的受访者选择在 63 岁按时退休。而在退休窗口为 58 至 68 岁的组别中，选择提前退休（58 岁和 60 岁）的受访者占 46.53%。这表明，**尽管受访者仍然倾向于提前退休，但在更窄的退休窗口内，提前退休的倾向有所减弱**，更多的受访者选择在基准退休年龄退休。这一现象说明，弹性原则通过限制选择范围，似乎更能引导受访者做出与政策方向一致的决策。

在**退休储蓄调整**意愿方面，选择“**略微增加**”的比例略有下降，从较宽的退休年龄选择区间的 41.34% 下降至较窄的 37.71%。而其他选项的变化不大。这可能是因为可选的退休年龄较少且更接近政策规定，使得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期变得更加稳定。随着受访者对退休时间的规划更加清晰，他们可能认为退休年龄的变动空间有限，因此减少了对储蓄调整的担忧或必要性。一旦进入弹性退休窗口，他们的财务状况将足够稳定，这进一步增强了对当前储蓄计划的信心。

综上所述，缩小退休窗口（60 至 65 岁）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访者做出更符合政策基准的退休选择，减少提前退休的倾向。与对照组相比，狭窄窗口使更多人选择在基准年龄 63 岁退休。此外，狭窄窗口下的受访者对调整储蓄的意愿减弱，对购买商业养老年金兴趣略有增加，这表明限制选择范围有助于增强受访者对退休规划的稳定感和对额外保险保障的认可。在假设受访者可以选择兼职或返聘的情况下，狭窄退休窗口的受访者在退休年龄选择上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表明兼职和返聘对退休窗口选择的影响有限。总体而言，弹性原则在引导退休决策和促进稳健财务规划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有效性。

5.2.6 行为实验综合分析

通过对照组与三个实验组的分析，受访者在退休年龄选择上的决策模式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差异性。总体来看，将预期退休年龄低于 63 岁的选项视为提前退休，数据显示**受访者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的倾向，尤其是在养老金以总额形式展示和未设定基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选择 58 岁或 60 岁退休的比例更高**。在储蓄调整方面，大多数受访者的意愿集中在维持现状或略微增加，但在无退休年龄限制的情境中，储蓄意愿有所减弱。这一现象表明，**在选择更灵活的情况下，受访者对储蓄的重要性关注度下降**。

此外，所有组别中对商业养老年金的购买意愿均保持在 70% 以上，显示出**在受访者感知到基本养老金水平的不足后对补充养老保障产生了高度认可**。这种高认可度可能源于个人对退休保障的需求、对养老风险的规避心理、政策信息的引导、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担忧以及退休规划和养老保险教育信息的普及。在中国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受访者更加意识到政府基本养老金可能难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因此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年金作为补充，以确保退休后的经济独立性和生活质量。但在调研中，受访者往往是在一种理论或假设的环境中作出决策，通常没有实际的经济压力或外部约束。因此，受访者的选择可能较为理想化，不会受到现实生活中的财务约束（如收入水平、生活开销等）限制。在现实中，受访者可能会因为经济负担或其他紧迫支出而推迟或放弃购买商业养老年金。

最后，在假设允许退休后兼职或返聘的情况下，尽管提前退休的比例略有上升，但总体变化不大，**表明兼职或返聘的选项虽具吸引力，但未显著影响其整体退休年龄选择**。这些结果表明，灵活的选择空间和养老金的展示方式对受访者的退休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而对补充养老保障的需求则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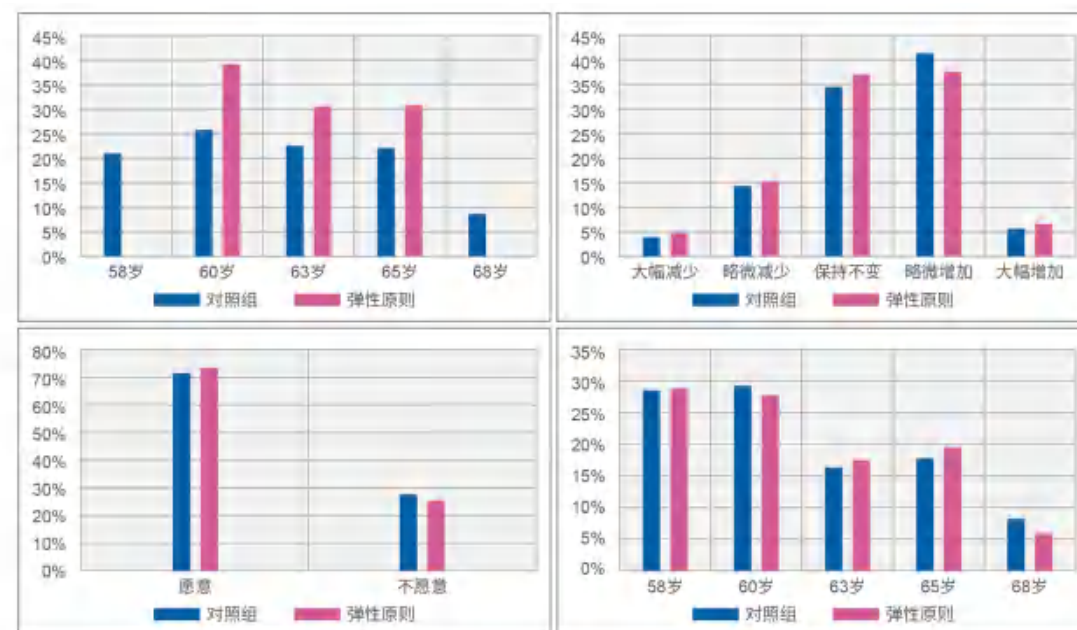


图 5.5 弹性原则实验结果统计

5.3 青年群体分析

在青年群体中，男性的预期退休年龄主要集中在 60 岁和 65 岁，而女性则集中在 55 岁和 60 岁。男性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62 岁，女性为 56 岁。目前的延迟退休政策将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步延后至 63 岁，将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步延后至 55 岁和 58 岁，若按照男性 63 岁，女性 58 岁的退休标准下，56.54% 的受访者（男性 51.59%，女性 58.77%）预期提前退休；8.84% 的受访者（男性 12.75%，女性 7.07%）预期在法定退休年龄时按时退休；而 34.63% 的受访者（男性 35.65%，女性 34.16%）预期延迟退休。考虑到部分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可能存在由 50 岁延迟至 55 岁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预期退休数据的准确性。综合来看，**青年群体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这可能与当前社会对于提前退休的普遍接受度、个人对于退休生活的向往以及工作压力等因素有关。同样地，男性受访者退休年龄集中在 60 岁和 65 岁，女性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集中在 55 岁和 60 岁。尽管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受访者的退休规划产生了影响，但从当前数据来看，选择预期在 63 岁退休的男性青年群体以及预期在 58 岁退休的女性青年群体占比较少。这一现象或许暗示了这部分人群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理解尚不够深入或全面，从而未能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退休预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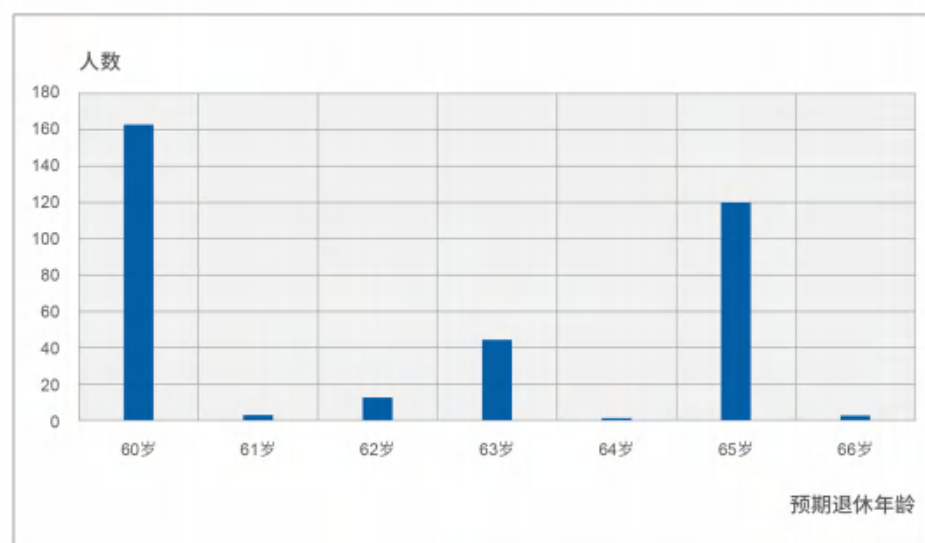


图 5.6 18-35 岁男性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

针对 18-35 岁青年群体的延迟退休意愿的回归分析表明，拥有子女与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然而，与整体样本统计结果不同的是，拥有女儿对青年群体预期退休年龄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拥有儿子的影响。这一现象可能部分源于传统观念对子女性别的期待和养老依赖的差异。由于女儿通常需要出嫁，许多家庭在文化观念上仍视儿子为“养儿防老”的依靠。因此，拥有女儿的父母可能意识到未来需要更依赖自身积蓄来保障养老需求，这种观念可能促使他们延迟退休。但也有可能是在当前社会青年群体中女儿被视为更亲密的家庭成员，父母在情感和资源上往往投入更多，希望为女儿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因此，拥有女儿的父母可能更重视长期的财务稳定，以保障对子女的支持。

此外，分析结果显示，个人收入水平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这一现象对男性受访者尤其显著，同时收入较高的青年更可能已育有子女。这表明，高收入可能是青年群体延迟退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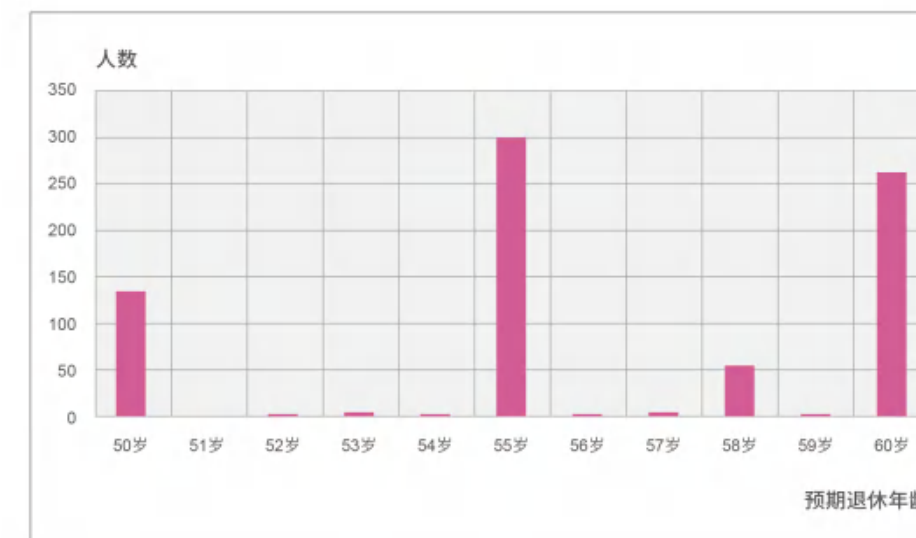


图 5.7 18-35 岁及以下女性受访者预期退休年龄

重要驱动因素。对于收入较高的青年而言，延迟退休并非单纯出于财务需求，而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价值有较高的认同。这些青年在工作中不仅获得经济回报，更实现了个人成长和自我价值，因此他们倾向于延长职业生涯以继续这种成就感。此外，较高的收入水平也使他们在工作 and 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从而更愿意推迟退休来享受职业的长期发展带来的成就和稳定感。

同时，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与受教育水平显著地提升其预计退休年龄。**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金融素养不仅反映了个体的财务管理能力，还与其教育水平和财富积累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了更多关于财务规划和退休管理的知识，因此他们对长期职业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入，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推迟退休。此外，拥有经济学学习背景的受访者也更倾向延迟退休，这可能源于他们对储蓄和投资更加深入的理解，驱使他们选择更长时间的工作来积累财富，保障未来生活的稳定性。



06· 结论与建议

06 结论与建议

6.1 报告内容总结

本报告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养老金融需求、延迟退休意愿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养老准备情况，并就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感知的关系、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年轻人群的退休准备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报告使用的样本对了解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工作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对养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改进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服

务都有较高参考价值。

2024 年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采用了和去年基本相同的计算方式，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六个方面进行测算，只是在问卷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退休准备指数的计算结果为 5.53，与 2023 年的结果持平**。在六个分项指标中，2024 年调查的居民样本只有退休计划完善度一个维度显著提升，从 2023 年的 3.84 提升到 2024 年的 4.17，其余维度均与 2023 年相近。从各省的指数变化幅度看，**2024 年退休准备指数较高的省份较 2023 年有所提高，而指数低的地区则较去年有所下降，整体上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增大**。

中国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部分相似特征，可以总结为 **36-45 岁、已婚且有子女、身心健康、本科学历、在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另外，我们衡量了金融素养对于退休准备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较高的个体具有更完善的退休计划，更充足的退休储蓄，并且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增强自己的退休保障**。研究结果强调了提升金融素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对于增强居民的退休准备、提高对退休后生活的信心，以及促进更全面的退休规划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报告从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养老金融产品需求、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与开展情况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中国居民的养老金融需求。在目前的养老保障“三支柱”框架下，**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和银行储蓄 / 低风险理财产品为受访者中覆盖率最高的四种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其中，基本养老金的覆盖面达 80% 以上，全职工作的受访者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高于已退休受访者，体现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历程与进步。其次，企业年金 / 职业年金的覆盖率为 34%，虽然已远远高于全国数据，但与第一支柱相比还有不足。有企业年金的受访者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单位，反映了我国养老体系的第二支柱在国有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建设更为完善，而在外企、私营企业等工作的受访者则较少受到企业年金的保障。另外，选择个人养老金作为退休财务准备的受访者都具有较高的税后收入水平。

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方面，**受访者普遍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对于投资收益和财富传承等个性化需求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可以推测货币基金、短债等具有以上特征的金融产品较符合人们的需求**。从各项需求的重要性评分分布来看，各项需求的中段分³³较 2023 年有所提升，反映了受访者群体对各项需求指标重要性的平均在意程度有所下降。

33 在 1-10 分中，4-7 分为中段分。

我们开展了对于个人养老金的专题研究，调查显示，34.2% 的受访者表示已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平均缴存个人养老金金额为 5145 元 / 年，远低于制度规定的缴纳上限 12000 元 / 年，**反映目前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制度的覆盖面和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分析受访者的群体特征，我们发现若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税后收入水平更高的个人倾向于缴纳更多的个人养老金。而从缴纳意愿的角度来看，我们考察了受访者们的理想缴纳上限，发现受访者的平均理想缴纳上限未 11868 元 / 年，与制度规定上限 12000 元 / 年相当接近，反映了当前制度的合理性。从地域分布特征来看，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具有更强的缴纳意愿；而从收入来看，税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个人养老金理想缴纳上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边际影响、流动性因素以及高收入人群有着更复杂的退休投资组合。我们聚焦于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设计了四组实验测试受访者的偏好，实验结果显示受访者具有两个偏好特质：流动性偏好以及风险厌恶。

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从优惠税收层面（引入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激励措施以吸引更多不同收入层的居民）、产品供给层面（聚焦于风险控制以及流动性高的产品）、和信息教育层面（教育普及个人养老金的政策优势以及使用方法）进行改善。

从中国居民的退休意愿来看，**男性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62.5 岁，而女性则为 56 岁**，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退休，且预期延迟退休（63 岁以后退休）的人群占比较大。对与影响退休选择偏好的因素进行 OLS 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有子女的人普遍会选择延迟退休，子女数量越多的人越倾向于晚退休。**另一方面，预期退休后余寿较长的受访者倾向于较早退休，这一结果来自健康状态、收入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类型的受访者可能对于未来有较积极的态度，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退休储蓄，以用健康的身体享受退休生活；另外他们也有较高的收入能够支撑他们较早退休。

我们对受访者进行了风险偏好³⁴ 以及时间偏好³⁵ 的测试，发现风险偏好高的人以及时间偏好更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风险偏好高的人更愿意承担长期工作的潜在风险，期望通过延迟退休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时间偏好强的人对时间带来的波动性不敏感，因此更愿意选择延迟退休和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未来的回报，以实现经济上的长远目标。以上结论反映了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基于自己的个人情况，对退休年龄有着不同的诉求。因此灵活的退休制度或许比强制性延迟退休更符合人们的切身利益。

34 指人们在做投资或者决策时，对风险的接受程度，风险偏好高的人愿意冒风险以获得更大利益。

35 指人们在消费或获得收益时对时间的偏好程度，它反映了人们是更喜欢立即享受还是更愿意等待未来的收益。时间偏好强的人倾向于推迟当前消费以追求未来更大的受益。

我们分别从养老金显示方式、基准退休年龄的设置以及退休窗口的长短三个方面设计了行为实验来探究居民们的行为模式，并测试不同的养老金方案对居民退休选择的影响。在养老金的不同呈现方式这组实验中，**显示可领取的总养老金金额会使受访者的预期退休时间变早，同时降低退休储蓄的积极性**，但对于购买商业养老金仍有同样高的意愿。从基准退休年龄的变化来看，**去除基准退休年龄限制后³⁶，受访的预期退休时间变得更早，对退休储蓄的积极性减弱。**而在更短的退休窗口期中，受访者虽然总体上仍倾向于提早退休，但提前退休的倾向有所减弱，并且更多的受访者选择在基准退休年龄退休，同时受访者对退休储蓄有着更多的信心。在以上三组实验当中，受访者对于商业保险的购买意愿都维持在较高水平，以上因素的改变对该意愿基本没有影响。最后，在假设允许退休后兼职或返聘的情况下，尽管提前退休的比例略有上升，但总体变化不大，表明兼职或返聘的选项虽具吸引力，但未显著影响其整体退休年龄选择。以上实验说明，灵活的选择空间和养老金的展示方式对受访者的退休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对青年群体进行专题研究，发现**青年群体中女性整体上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而男性则倾向于提前退休。**回归分析显示，青年群体中，拥有子女的数量与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拥有女儿对青年群体预期退休年龄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拥有儿子的影响。这一现象可能部分源于传统观念对子女性别的期待和养老依赖的差异。另外，个人收入水平与预期退休年龄呈正相关，同时收入较高的青年更可能已育有子女，表明了高收入可能是青年群体延迟退休的重要驱动因素。同时，**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与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地提升其预期退休年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了更多关于财务规划和退休管理的知识，因此他们对长期职业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入，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推迟退休。此外，拥有经济学学习背景的受访者也更倾向于延迟退休。

我们的调研结果说明，整体上看我国居民的退休准备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接下来，我们针对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机构给出建议。

34 目前有基准退休年龄（63 岁），在实验中我们问受访者若没有这个基准，受访者预期几岁退休。

6.2 关于提高退休准备的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说，在国家推进“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过程中，已逐步实现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广覆盖。国家当前工作正在转向延迟退休政策。在实际措施的细节方面，本研究的行为实验指出，可以考虑包括养老金的呈现方式、退休窗口弹性设置等方面措施引导居民的退休选择。而第二支柱企/事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则有待大幅提高。政府有待通过税收等手段激励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将企业年金作为市场竞争劳动力的必要福利。在第三支柱的发展方面，政府可加强社会层面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提升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在帮助个人作好退休准备方面，政府可加强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教育。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不仅能促进全民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投资理财、风险保障工具，也能提升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从而开展更充分的退休准备。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应积极拓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计划为员工提供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丰富员工的退休理财选择。针对员工金融素养方面的不足，雇主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财务咨询服务，如组织个人理财培训，聘请专业理财机构为员工提供理财建议和管理服务等。雇主可承担作为联通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和居民退休意愿的纽带责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调和居民退休预期与延迟退休政策之间的差距，例如，在执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企业为员工提供相应灵活的退休选项，这也是我国居民对于企业退休支持的众多选项中呼声最高的诉求。

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可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水平和退休准备责任意识，积极制定个人退休准备计划，合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同时青年群体应当关注政府退休政策的变化，以便对个人的退休计划做出积极调整。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不断提高对财务规划问题的认识理解能力。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过程中，应注意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积极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还应适当购买定额度的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积极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以便积极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长寿风险。

6.3 保险机构可作为的领域

我们将从保险机构的角度，结合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探讨保险机构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以帮助提高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首先，保险公司应探索更多符合居民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根据报告中提到的居民对养老金融产品需求的一些偏好特征，保险机构可以设计和推广更多符合居民风险偏好和流动性偏好的养老金融产品，如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投资产品，以及本金保障程度较高的保险产品。在目前延迟退休的趋势下，保险公司可开发长期护理保险、退休收入保险等，为选择延迟退休的人群提供额外的经济保障，帮助他们实现更充分的退休准备。

其次，当下企业年金在私企的覆盖尚非常有限，保险公司可更多地与企业合作，拓展提供退休财务规划的业务，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企业理解自身财务现状并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合理地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团体年金。

最后，保险机构可以配合政府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提供更全面的管理服务。例如，与银行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便捷的账户开设、资金缴存、投资管理和退休领取等服务，从而提高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和参与度。此外，保险公司可开办讲座、研讨会、线上课程等，加强对公众的退休金融知识教育，提高他们的金融素养。这样也能够增强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

07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为了更贴合中国居民的生活实际，对六个维度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的衡量，我们在历年问卷题目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问卷题目如下：

- (1) （退休责任意识）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应当负责和确保退休后拥有足够的收入？
 - A. 我完全不需要负责
 - B. 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负责
 - C. 我的责任意识一般
 - D. 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负责
 - E. 我应当完全负责
- (2)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关于是否需要为退休做好财务规划，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认知水平？
 - A.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完全不重要
 - B.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不太重要
 - C. 我的认知水平一般
 - D.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比较重要
 - E. 我认为财务规划非常重要
- (3)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对于退休规划中的财务问题，您认为自己的理解能力有多强？
 - A. 我觉得很难理解
 - B. 我觉得比较难理解
 - C. 我的理解能力一般
 - D. 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
 - E. 我觉得十分容易理解
- (4) （退休计划完善度）回想您本人的退休规划过程，就目前来说，您认为自身的退休计划有多完善？
 - A. 我还完全没有退休规划
 - B. 我的退休规划还不太充分
 - C. 我的退休规划水平一般
 - D. 我的退休规划比较完善
 - E. 我的退休规划已经非常完善
- (5) （退休储蓄充分度）考虑您为退休储蓄的资金，您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是否充分？
 - A.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不充分，很难为退休存下钱
 - B.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不充分
 - C. 我的储蓄水平一般
 - D.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充分
 - E.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充分，已经存够了

(6.1) 您认为自己退休后收入达到退休前收入的多大比例，能让自己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
_____ %

(6.2)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根据上一题的回答，您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有多大的信心？

- A.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没有信心
- B.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没有信心
- C.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信心一般
- D.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具有信心
- E.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具有信心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荷兰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 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为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了十二位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为六个维度要素对退休准备程度的影响的权重进行了赋值，结果如下：

表 7.1 十二位专家的赋值结果

变量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专家 6
退休责任意识	10%	10%	20%	20%	1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5%	25%	20%	15%	15%	1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10%	10%	15%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20%	20%	25%	10%	15%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5%	20%	25%	30%	20%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5%	10%	10%	5%	2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变量	专家 7	专家 8	专家 9	专家 10	专家 11	专家 12
退休责任意识	10%	30%	5%	20%	2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0%	20%	20%	10%	20%	20%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20%	10%	10%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10%	10%	20%	20%	20%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0%	40%	20%	20%	15%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	10%	5%	20%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据此我们将十二位专家的结果进行平均，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维度的权重：

退休准备指数 = 退休责任意识 × 16.25% +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 18.75% +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 13.75% + 退休计划完善度 × 17.50% + 退休储蓄充分度 × 22.92% +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 10.83%

表 7.2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16.25%	18.75%	13.75%	17.50%	22.92%	10.83%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清华经管学院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同方全球人脉